

官版

孫子十家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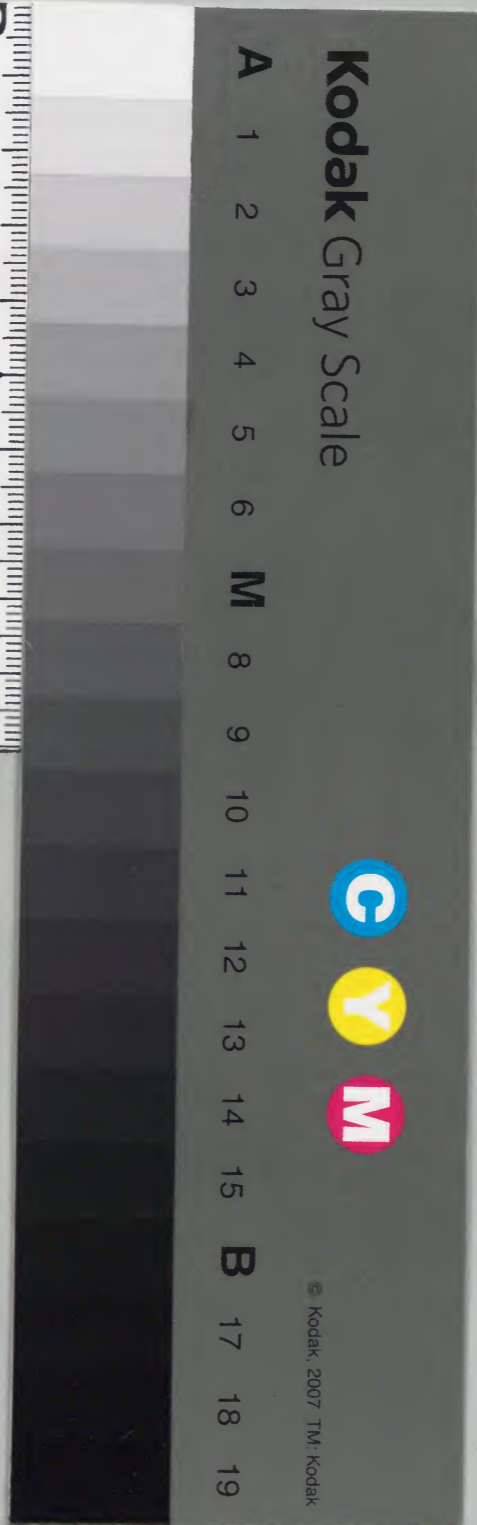
十至十三

四止

			四	漢
			九	書
			八	門
四	八	九	八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五	四	漢	
函	〇	書	
一	四	八	
架	冊	號	類

庫文閣內	
番號	漢 4048
冊數	4 (4)
函號	299 169



官版見本



孫子十家註卷十

淺草文庫

清

孫星衍
吳人驥同校

地形篇曹公曰欲戰審地形以立勝也李筌曰軍出之後必有地形變動張預曰凡軍有所行先五十里內山隘支挂之形也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乃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故行師越境審地形而立勝故次行軍

孫子曰地形有通者

梅堯臣曰道路交達

有挂者通典作掛非

梅堯臣曰網羅之地往必掛綴

有支者

梅堯臣曰相持之地

有隘者

梅堯臣曰兩山通谷之間

有險者

梅堯臣曰山川邱陵也

有遠者

曹公曰此六者地之形也 杜佑曰此六地之名教民居之

得便利則勝也 梅堯臣曰平陸也 張預曰地形有此六

者之別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

杜佑曰謂俱在平陸往來通利也 張預曰俱在平陸往來

通達

通形者通典作居通地先居高陽通典先下有據其地三字利糧道以戰則利

曹公曰寧致人無致於人 杜佑曰寧致人無致於人已先

古武是太

據高地分為屯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已糧道也 李

筌曰先之以待敵 杜牧曰通者四戰之地須先據高陽

之處勿使敵人先得而我後至也利糧道者每於津泥或

敵人要衝則築壘或作甬道以護之 賈林曰通利者無

有岡阪亦無要害故兩通往來處高易於望候向陽視生

通糧道便易轉運於此利於戰也 梅堯臣曰先據高陽

利糧道阨敵人來至我戰則利 王哲注同曹公何氏同

杜佑注 張預曰先處戰地以待敵則致人而不致於人

我雖居高面陽坐以致敵亦慮敵人不來赴戰故須使糧

餉不絕然後為利也

可以往難以返曰挂

杜佑曰挂者牽挂也

挂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
杜佑曰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得勝之則難還返
也 李筌曰往難以返曰挂 杜牧曰挂者險阻之地與
敵共有大牙相錯動有挂礙也往攻敵若無備攻之必勝
則雖與險阻相錯敵人已敗不得復邀我歸路矣若往攻
敵人敵人有備不能勝之則為敵人守險阻邀我歸路難
以返也 陳皞曰不得已陷在此則須為持久之計掠取
敵人之糧以伺利便而擊之 梅堯臣曰出其不意往則
獲利若其有備往必受制 張預曰察知敵情果為無備
一舉而勝之則可矣若其有備出而弗克欲戰則不可留
欲歸則不得返非所利也
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

杜佑曰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 張預曰各守險固
以相支持

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之令敵半出而擊之
利

杜祐曰利利我也佯背我去我無出逐待其引而擊之
可敗也 李筌曰支者兩俱不利如挂之形故各分其
勢 杜牧曰支者我與敵人各守高險對壘而軍中有
平地狹而且長出軍則不能成陳遇敵則自下禦上彼
我之勢俱不利便如此則堂堂引去伏卒待之敵若躡
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
可出也 陳皞曰此說理繁而語倒但彼此出軍地形
不便敵若設利誘我而去我慎勿追之我若引去敵止

則已。若來襲我，候其半出則急擊之。賈林曰：支者，隔險阻，可以相要截，足得相支持，故不利先出也。梅堯臣曰：各居所險，先出必敗，利而誘我，我不可受，僞去引敵半出而擊。王皙曰：敵不肯至，則設奇伏而退，且詭之，令必出。張預曰：利我謂佯背我去也，不可出攻，我捨險則反爲所乘，當自引去。敵若來追，伺其半出行列未定，銳卒攻之，必獲利焉。李靖兵法曰：彼此不利之地，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敵若躡我，候其半出發，兵擊之則利。若敵人先去以誘我，我不可出也。

隘形者

通典者作曰

我先居之，必盈之，以待敵。

杜佑曰：盈滿也。以兵陳滿隘形，欲使敵不得進退也。

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

曹公曰：隘形者，兩山閒通谷也。敵勢不得撓我也。我先居之，必前齊隘口，陳而守之，以出奇也。敵若先居此地，齊口陳，勿從也。卽半隘，陳者從之，而與敵共此利也。杜佑曰：謂齊口亦滿也。如水之滿器，與口齊也。若我居之，平易險阻，皆制在我，然後出奇以制敵。若敵人據隘之半，不知齊口滿盈之道，我則入隘以從之。蓋敵亦在隘，我亦在隘，俱得地形，勝敗在我，不在地形也。夫齊口盈滿之術，非惟隘形，獨解有口，譬如平坡迴澤，車馬不通，舟楫不勝，中有一逕，亦須據其路口，使敵不得進也。諸可知矣。李筌曰：盈，平也。敵先守隘，我去之，趙不守井陘之口，韓信下之，陳豨不守漳水，高祖下之，是也。杜牧曰：盈者滿也。言遇兩山之閒，中有通谷，則須當山

口爲營與兩山口齊如水之在器而盈滿也 陳皞曰
隘口言陳是也言營非也 賈林曰從逐也盈實也敵
若實而滿之則不可逐討若虛而無備則入而討之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同曹公註 張預曰左右高
山中有平谷我先至之必齊滿山口以爲陳使敵不得
進也我可以出奇兵彼不能以撓我敵若先居此地盈
塞隘口而陳者不可從也若雖守隘口俱不滿齊者入
而從之與敵共此險阻之利吳起曰無當天竈天竈者
大谷之口言不可迎隘口而居之也
險形者通典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以待敵
杜佑曰居高陽之地以待敵人敵人從其下陰而來擊
之則勝

若敵先居之引而去之勿從也

曹公曰地形險隘尤不可致於人 杜佑曰地險先據
不可致於人也 李筌曰若險阻之地不可後於人
杜牧曰險者山峻谷深非人力所能作爲必居高陽以
待敵若敵人先據之必不可以爭則當引去陽者南面
之地恐敵人持久我居陰而生疾也今若於崤澗遇敵
則先據北山此乃是面陰而背陽也高陽二者止可捨
陽而就高不可捨高而就陽孫子乃統而言之也 梅
堯臣曰先得險固居高就陽待敵則強敵苟先之就戰
則殆引去勿疑 王皙曰此亦爭地若唐太宗先據虎
牢以待竇建德是也 張預曰平陸之地尚宜先據况
險阨之所豈可以致於人故先處高陽以佚待勞則勝

矣。若敵已據此地，宜速引退，不可與戰。裴行儉討突厥，嘗際晚下營，壘方周，忽令移就崇岡，將士不悅，以謂不可勞衆，行儉不從，速令徙之。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以此觀之，居高陽不惟戰便，亦無水滂之患也。

遠形者

通典作夫通形

勢均

通典作均勢

難以挑戰，戰而不利。

曹公曰：挑戰者，延敵也。孟氏曰：兵勢既均，我遠入挑，則不利也。杜佑曰：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勢均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李筌曰：力敵而挑，則利未可知也。杜牧曰：譬如我與敵壘相去三千里，若我來就敵壘，而延敵欲戰者，是我困敵銳，故戰者不利。若敵來就我壘，延我欲戰者，是我佚敵勞，敵亦不利。故

言勢均，然則如何？曰：欲必戰者，則移相近也。陳皞曰：夫與敵營壘相遠，兵力又均，難以挑戰，戰則不利。故下文云：勢均以一擊，十日走是也。夫挑戰先須料我兵衆強弱，可以加敵則爲之，不然則不可輕進，自取敗也。梅堯臣曰：勢既均，一挑戰則勞，致敵則佚。王皙曰：以遠致我勞也。張預曰：營壘相遠，勢力又均，止可坐以致敵，不宜挑人而求戰也。

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李筌曰：此地形之勢也。將不知者以敗。賈林曰：天生地形，可以目察。梅堯臣曰：夫地形者，助兵立勝之本，豈得不度也。張預曰：六地之形，將不可不知。

故兵有走者，有弛者，有陷者，有崩者，有亂者，有北者。凡此

六者非天之災將之過也

賈林曰走弛陷崩亂北皆敗壞大小變易之名也 張

預曰凡此六敗咎在人事

夫勢均以一擊十曰走

曹公曰不料力 李筌曰不量力也若得形便之地用
奇伏之計則可矣 杜牧曰夫以一擊十之道先須敵
人與我將之智謀兵之勇怯天時地利飢飽勞佚十倍
相懸然後可以奮一擊十若勢均力敵不能自料以我
之一擊敵之十則須奔走不能返舍復為駐止矣 梅
堯臣曰勢雖均而兵甚寡以寡擊眾必走之道也 王
皙曰不待鬪而走也 張預曰勢均謂將之智勇兵之
利鈍一切相敵也夫體敵勢等自不可輕戰況奮寡以

擊眾能無走乎

卒强吏弱曰弛

曹公曰吏不能統故弛壞 杜牧曰言卒伍豪强將帥

懦弱不能驅率故弛圻壞散也國家長慶初命田布帥
魏以伐王廷湊布長在魏魏人輕易之數萬人皆乘驢
行營布不能禁居數月欲合戰兵士潰散布自到身死
賈林曰令之不從威之不服見敵則亂不壞何為

梅堯臣曰吏無統率者則軍政弛壞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言卒伍豪强將帥懦弱不能驅領故弛圻壞
散也 張預曰士卒豪悍將吏懦弱不能統轄約束故

軍政弛壞也吳楚相攻吳公子光曰楚軍多寵政令不
一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果大敗楚師也

吏強卒弱曰陷

曹公曰。吏強欲進。卒弱輒陷敗也。李筌曰。陷敗也。卒弱不一。則難以爲戰。是以強陷也。杜牧曰。言欲爲攻。取士卒怯弱。不量其力。強進之。則陷沒於死地也。陳皞曰。夫人皆有血氣。惟無鬪敵之心。若將乏刑德。士乏訓練。則人皆懦怯。不可用也。賈林曰。士卒皆羸。鼓之不進。吏強獨戰。徒陷其身也。梅堯臣曰。吏雖強進。不能激之以勇。故陷於死。王皙曰。爲下所陷。張預曰。將吏剛勇欲戰。而士卒素乏訓練。不能齊勇同奮。苟用之。必陷於亡敗。

大吏怒而不服。遇敵對而自戰。將不知其能曰崩。

曹公曰。大吏小將也。大將怒之而不厭服。忿而赴敵。不量輕

重。則必崩壞。李筌曰。將爲敵所怒。不料強弱。驅士卒如命

者。必崩壞。杜牧曰。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伍參言於

楚子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穀。剛愎不仁。未肯

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無適從。此行也。晉師

必敗。晉魏錡求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

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召盟。許之。

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

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先穀曰。不可。隨會

使鞏朔韓穿帥七覆於敖前。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果敗。

七覆。七處伏兵也。敖。山名也。陳皞曰。此大將無理。而怒小

將。使之心內懷不服。因緣怨怒。遇敵便戰。不顧能否。所以大

敗也。賈林曰。自上墮下曰崩。大吏小將不相壓伏。崩壞之

道將又不量已之能否。不知卒之勇怯。強與敵鬪。自取賊害。豈非自上而崩乎。梅堯臣曰。小將心怒而不服。遇敵怨懟而不顧。自取崩敗者。蓋將不知其能也。王皙曰。謂將怒不以理。且不知裨佐之才。激致其兇懟。如山之崩壞也。何氏曰。三軍同力。上下一心。則勝也。張預曰。大凡百將一心。三軍同力。則能勝敵。今小將恚怒。而不服於大將之令。意欲俱敗。逢敵便戰。不量能否。故必崩覆。晉伐秦。荀偃行令是也。曰。雞鳴而駕。唯余馬首是瞻。欒書怒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遂棄之歸。又趙穿惡臾駢而逐秦。魏錡怒晉師而乘楚。將弱不嚴。教道不明。吏卒無常。陳兵縱橫曰亂。曹公曰。爲將若此。亂之道也。李筌曰。將或有一於此。亂之道也。杜牧曰。言吏卒皆不拘常度。故引兵出陳。或縱或橫。

皆自亂之也。賈林曰。威令既不嚴明。士卒則無常稟。如此軍幕不亂。何爲。謂將無嚴令。賞罰不行之故。梅堯臣曰。懦而不嚴。則士無常檢。教而不明。則出陳縱橫不整。亂之道也。王皙曰。亂者不勝其敗。張預曰。將弱不嚴。謂將帥無威德也。教道不明。謂教閱無古法也。吏卒無常。謂將臣無久任也。陳兵縱橫。謂士卒無節制也。爲將若此。自亂之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

曹公曰。其勢若此。必走之兵也。李筌曰。軍敗曰北。不料敵也。杜牧曰。衛公李靖兵法有戰鋒隊。言揀擇敢勇之士。每戰皆爲先鋒。司馬法曰。選良次兵。益人之強。註曰。勇猛勁捷。戰不得功。後戰必選於前。當以激致其銳氣也。東晉大將軍謝元北鎮廣陵。時苻堅強盛。元多募勇勁。劉牢之何謙諸葛。

侃高衡劉軌田洛孫無終等以驍猛應募元以牢之領精銳
爲前鋒百戰百勝號爲北府兵敵人畏之所向必克也 賈
林曰兵鋒不選利鈍士卒不知勇怯如此用兵自取北道也
梅堯臣曰不能量敵情以少當衆不能選精銳以弱擊強
皆奔北之理也 何氏曰夫士卒疲勇不可混同爲一一則
勇士不勸疲兵因有所容出而不戰自敗也故兵法曰兵無
選鋒曰北昔齊以伎擊強魏以武卒奮秦以銳士勝漢有三
河俠士劍客奇材吳謂之解煩齊謂之決命唐謂之跳盪是
皆選鋒之別名也兵之勝術無先於此凡軍衆旣具則大將
勤諸營各選精銳之士須趨健出衆武藝軼格者部爲別隊
大約十人選一人萬人選千人所選務寡要在必當擇腹心
健將統率自大將親兵前鋒奇伏之類皆品量配之也 張

預曰設若奮寡以擊衆驅弱以敵強又不選驍勇之士使爲
先鋒兵必敗北也凡戰必用精銳爲前鋒者一則壯吾志二
則挫敵威也故尉繚子曰武士不選則衆不强曹公以張遼
爲先鋒而敗鮮卑謝元以劉牢之領精銳而拒苻堅是也
凡此六者敗之道也

陳皞曰一曰不量寡衆二曰本乏刑德三曰失於訓練四曰
非理興怒五曰法令不行六曰不擇驍果此名六敗也
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

張預曰已上六事必敗之道
夫地形者兵之助也

孟氏曰地利待人而險 杜牧曰夫兵之主在於仁義節制
而已若此地形可以爲兵之助所以取勝也助一作易 陳

皞曰。天時不如地利。賈林曰。戰雖在兵。得地易勝。故曰。兵之易也。山可障。水可灌。高勝卑。險勝平也。王皙曰。兵道則在人。張預曰。能審地形者。兵之助耳。乃末也。料敵制勝者。兵之本也。

料敵制勝。計險阨遠近。

通典作計極險易。利害遠近。御覽同。

上將之道也。

杜牧曰。饋用之費。人馬之力。攻守之便。皆在險阨遠近也。言若能料此以制敵。乃為將臻極之道。王皙曰。料敵窮極之情。險阨遠近之利害。此兵道也。何氏曰。知敵知地。將軍之職。張預曰。既能料敵虛實強弱之情。又能度地險阨遠近之形。本末皆知。為將之道畢矣。

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

杜牧曰。謂知險阨遠近也。梅堯臣曰。將知地形。又知軍政。

則勝。不知則敗。張預曰。既知敵情。又知地利。以戰則勝。俱不知之。以戰即敗。

故戰道必勝。主曰無戰。必戰可也。戰道不勝。主曰必戰。無戰可也。

孟氏曰。寧違於君。不逆士眾。李筌曰。得戰勝之道。必戰可也。失戰勝之道。必無戰可也。立主人者。發其行也。杜牧曰。主者君也。黃石公曰。出軍行師。將在自專。進退內御。則功難成。故聖主明王。跪而推轂曰。闔外之事。將軍裁之。梅堯臣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張預曰。苟有必勝之道。雖君命不戰。可必戰也。苟無必勝之道。雖君命必戰。可不戰也。與其從令而敗事。不若違制而成功。故曰。軍中不聞天子之詔。故進不求名。退不避罪。

王哲曰皆忠以爲國也何氏曰進豈求名也見利於國家士民則進也退豈避罪也見其蹙國殘民之害雖君命使進而進罪及其身不悔也

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國之寶也

李筌曰進退皆保人非爲身也杜牧曰進不求戰勝之名退不避違命之罪也如此之將國家之珍寶言其少得也

陳皞曰合猶歸也梅堯臣曰寧違命而取勝勿順命而致敗王哲曰戰與不戰皆在保民利主而已矣張頴曰進

退違命非爲已也皆所以保民命而合主利此忠臣國家之寶也

視卒如嬰兒故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故可與之俱死

李筌曰若撫之如此得其死力也故楚子一言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也杜牧曰戰國時吳起爲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

食卧不設席行不乘騎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

吳起吮之其卒母聞而哭之或問曰子卒也而將軍自吮疽

何爲而哭母曰往年吳公吮其父其父不旋踵而死於敵今

復吮此子妾不知其死所矣梅堯臣曰撫而育之則親而

不離愛而勗之則信而不疑故雖死與死雖危與危王哲

曰以仁恩結人心也何氏曰如後漢段熲爲破羌將軍以

征西羌行軍仁愛士卒傷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在邊十餘

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苦故皆樂爲死戰也晉王濬爲

巴郡太守郡邊吳境兵士苦役生男多不舉濬乃嚴其科條

寬其徭役課其產育皆與休復所全活者數千人及後伐吳

先在巴郡之所全活者皆堪徭役供軍其父母戒之曰王府

孫子兵法卷下
十一
君生爾爾必勉之無愛死也故吳子有父子之兵 張預曰
將視卒如子則卒視將如父未有父在危難而子不致死故
荀卿曰臣之於君也下之於上也如子弟之事父兄手足之
捍頭目也夫美酒泛流三軍皆醉溫言一撫士同挾纊信乎
以恩遇下古人所重也故兵法曰勤勞之師將必先已暑不
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飯軍
壘成而後舍

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
曹公曰恩不可專用罰不可獨任若驕子之喜怒對目還害
而不可用也 孟氏曰唯務行恩恩勢已成刑之必怨唯務
行刑刑怨已深恩之不附必使恩威相參賞罰并用然後可
以爲將可以統衆也 李筌曰雖厚愛人不令如驕子者有

悖逆之心不可用也 杜牧曰黃石公曰士卒可下而不可
驕夫恩以養生謙以接之故曰可下制之以法故曰不可驕
陰符曰害生於恩吳起曰夫鼓鼙金鐸所以威耳旌旗摩章
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威心耳威於聲不得不清目威於
色不得不明心威於形不得不嚴三者不立必敗於敵故曰
將之所撫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前死衛公李靖曰古之
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十殺其三威
振於敵國十殺其一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
者不畏我善無細而不賞惡無微而不貶馬謖軍敗葛亮對
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垂涕而後斬馬逸犯禾曹公割髮
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斬故能威克其愛雖少必
濟愛加其威雖多必敗 梅堯臣曰厚養而不使愛寵而不

教亂法而不治猶如驕子安得而用也 王皙曰恩不以嚴未可濟也 何氏曰言恩不可純任純任則還爲己害 張預曰恩不可以專用罰不可以獨行專用恩則卒如驕子而不能使此曹公所以割髮而自刑卧龍所以垂涕而行戮楊素所以流血盈前而言笑自若李靖所以十殺其三使畏我而不畏敵也獨行罰則士不親附而不可用此古將所以投酒楚子所以挾纊吳起所以分衣食闔閭所以同勞佚也在易之師初六曰師出以律謂齊衆以法也九二曰師中承天寵謂勸士以賞也以此觀之王者之兵亦德刑參任而恩威並行矣尉繚子曰不愛悅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故善將者愛與畏而已 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

梅堯臣曰知己而不知彼或有勝耳

知敵之可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擊勝之半也

杜牧曰可擊者勇敢輕死也不可擊者頓弊怯弱也 陳皞曰此說非也可擊不可擊者所謂兵衆孰強士卒孰練賞罰孰明也 梅堯臣曰知彼而不知己或有勝耳 王皙曰知己不知彼知彼不知己皆未可以決勝也 張預曰或知己而不知彼或知彼而不知己則有勝有負也唐太宗曰吾嘗臨陳先料敵心與己之心孰審然後我可得而知焉察敵氣與己之氣孰治然後我可得而知焉言料心審治亂察氣見強弱形知可戰與不可戰也

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

曹公李筌曰勝之半者未可知也 杜牧曰地形者險易遠近出入迂直也 梅堯臣曰知彼知己而不知地形亦或不勝 王皙曰雖知彼己可以戰然不可虧地利也 張預曰既知己而又知彼但不得地形之助亦不可全勝 故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通典不窮作不頓御覽同按注曰一云不頓是也 杜牧曰未動未舉勝負已定故動則不迷舉則不窮也 一云動而不困舉而不頓 陳皞曰窮者困也我若識彼此之動否量地形之得失則進而不迷戰而不困者也 梅堯臣曰無所不知則動不迷闇舉不困窮也 王皙曰善計者不迷善軍者不窮 張預曰不妄動故動則不誤不輕舉故舉則不困識彼我之虛實得地形之便利而後戰也 故曰知彼知己勝乃不殆

張預曰曉攻守之術則有勝而無危

知地知天

原本作知天知地按上文云知敵之可擊知吾卒之可以戰蓋地形者兵之助故孫子

重言之也從通典及杜佑注改正

勝乃可全原本作勝乃不窮按舉而不窮者謂窮困也此云勝不可以窮言也上文諸言勝之半也故此云可全以足其義所謂全勝全字與天爲韻從通典及杜佑注

正改

杜佑曰知地之便知天之時地之便依險阻向高陽也天之時順寒暑法刑德也既能知彼知己又按地形法天道勝乃可全又何難也 李筌曰人事天時地利三者同知則百戰百勝 梅堯臣曰知彼利知此利故不危知天時知地形故不極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預曰順天時得地利取勝無極

孫子十家註卷十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

清

孫星衍 吳人驥同校

九地篇

曹公曰欲戰之地有九 李筌曰勝敵之地有九 故次地形之下 王皙曰用兵之地利害有

九也 張預曰用兵之地其 勢有九 此論地勢故次地形

孫子曰用兵之法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圯地有圍地有死地

曹公曰此九地之名也 張預曰此九地之名

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

曹公曰士卒戀土道近易散 杜佑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

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 李筌曰卒恃土懷妻子急

則散是為散地 杜牧曰士卒近家進無必死之心退有歸

投之處 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同曹公註 何氏曰散

地士卒恃土懷戀妻子急則散走是爲散地。一曰地無關鍵。士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又曰地遠四平更無要害。志意不堅而易離。故曰散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爲家專志輕鬥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陳則不堅以鬥則不勝。當集人合衆聚穀蓄帛保城備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氣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可以有功。張預曰戰於境內士卒顧家是易散之地也。鄖人將伐楚師鬥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誠恃近其城莫有鬥志果爲楚所

敗是也。

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爲輕地。

曹公曰士卒皆輕返也。杜佑曰入人之地未深意尙未專。

輕走謂之輕地。據通典補李筌曰輕於退也。杜牧曰師出越

境必焚舟梁示民無返顧之心。梅堯臣曰入敵未遠道近

輕返。王皙曰初涉敵境勢輕士未有鬥志也。何氏曰輕

地者輕於退也。入敵境未深往輕返易不可止息將不得數

動勞人。吳王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

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敵

守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

至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

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御枚先入掠其牛馬

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又曰軍入敵境敵人固壘不戰士卒思歸欲退且難謂之輕地當選驍騎伏要路我退敵追來則擊之也 張預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是輕返之地也 尉繚子曰征役分軍而歸或臨戰自北則逃傷甚焉言民兵四集分屯占地使北來者當北道則多逃以其開之耳 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爲爭地

曹公曰可以少勝衆弱勝強 杜佑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 李筌曰此阨喉守險地先居者勝是爲爭地也 杜牧曰必爭之地乃險要也前秦苻堅先遣大將呂光討西域堅敗績後光自西域還師至宜禾堅涼州刺史梁熙謀拒之高昌太守楊翰曰呂光新定西國兵強氣銳其鋒

不可當若出流沙其勢難測高梧谷口險要宜先守之而奪其水彼旣困竭人自然投戈如以爲遠不可守伊吾之關亦可拒之若廢此二要難爲計矣地有所必爭真此機也熙不從竟爲光所滅也 陳皞曰彼我若先得其地者則可以少勝衆弱勝強也 梅堯臣曰無我無彼先得則利 王皙同 陳皞註 何氏曰爭地便利之地先居者勝是以爭之吳王問孫武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先據爲利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 張預曰險固之

利彼我得之皆可以少勝衆弱勝强者是必爭之地也唐太宗以三千人守成臯之險坐困竇建德十萬之衆是也

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爲交地

曹公曰道正相交錯也 杜佑曰交地有數道往來交通無

可絕 杜牧曰川廣地平可來可往足以交戰對壘 陳皞

曰交錯是也言其道路交橫彼我可以來往如此之地則須

兵士首尾不絕切宜備之故下文云交地吾將謹其守其義

可見也 梅堯臣同陳皞註 何氏曰交地平原交通也一

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之絕之致隙又曰交通四遠不可遏

絕吳王問孫武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

其守備深絕通路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

而來吾不得而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旣我不可以往

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
隱廬出其不意可以有功也 張預曰敵有數道往來通達
而不可阻絕者是交錯之地也

諸侯之地三屬

曹公曰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也 孟氏曰若鄭界於齊

楚晉是也

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爲衢地

曹公曰先至得其國助也 杜佑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

衆爲助也據通典補 李筌曰對敵之傍有一國爲之助先往而

通之得其衆也 杜牧曰衢地者三屬之地我須先至其衝

據其形勢結其旁國也天下猶言諸侯也 梅堯臣曰彼我

相當有旁國三面之會先至則諸侯之助也 王皙曰曹公

孫子十家言卷十一
四七
云。先至得其國助。暫謂先至者。結交先至也。言天下者。謂能
廣功則天下可從。何氏曰。衢地者。地要衝控帶數道。先據
此地。衆必從之。故得之則安。失之則危也。吳王問孫武曰。衢
地必先。若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之何。武
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
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衆已屬矣。我有
衆助。彼失其黨。諸國掎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
張預曰。衢者四通之地。我所敵者當其一面。而旁有鄰國。三
面相連屬。當往結之。以爲已援。先至者。謂先遣使以重幣約
和旁國也。兵雖後至。已得其國助矣。

入人之地深。背城邑多者。爲重地。

通典城邑多下有難以返三字

曹公曰。難返之地。杜佑曰。難返還也。背去也。背與倍同。多。

道里多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

李筌曰。堅志也。白起攻楚。樂毅伐齊。皆爲重地。杜牧曰。入

人之境已深。過人之城已多。津梁皆爲所恃。要衝皆爲所據。

還師返旆不可得也。梅堯臣曰。乘虛而入。涉地愈深。過城

已多。津要絕塞。故曰重難之地。王皙曰。兵至此者。事勢重

也。何氏曰。重地者。入敵已深。國糧難應。資給將士。不掠何

取。吳王問孫武曰。吾引兵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

欲歸還。勢不可過。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

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

多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卽爲戒備。深溝高壘。示敵且

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啣枚而行。揚其塵埃。

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

相應其敗可知也。張預曰：深涉敵境，多過敵城，士卒心專，無有歸志，此難退之地也。司馬景王謂諸葛恪：卷甲深入，其鋒不可當是也。

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者，為圯地。

曹公曰：少固也。

杜佑曰：少固也。沮洳之地，圯音皮，美反。

典補

賈林曰：經水所毀曰圯。沮洳，圯地，不得久留，宜速去也。

梅堯臣曰：水所毀圯，行則猶難，況戰守乎？何氏曰：圯地

者，少固之地也，不可為城壘溝隍，宜速去之。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圯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張預曰：險阻

漸洳之地，進退艱難，而無所依。

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之眾者，為圍地。

杜佑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

吾眾者，為圍地也。李筌曰：舉動難也。杜牧曰：出入艱難

易，設奇伏覆勝也。梅堯臣曰：山川圍繞，入則隘，歸則迂也。

何氏曰：圍地，入則隘險，歸則迂回，進退無從，雖眾何用，能

為奇變，此地可由。吳王問孫武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

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

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為家，萬人同

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為毀亂寡弱之形，敵人

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卒，左右險阻，

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門後拓左右，犄角也。

又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紜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陳而勿搏交而勿去此敗謀之法 張預曰前狹後險之地一人守之千人莫向則以奇伏勝

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者為死地

曹公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則不得退則有礙 杜佑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則有阻礙又乏絕糧故為死地在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

據通典補

李筌曰阻山背水食盡利速不利緩也 杜牧曰衛

公李靖曰我有進軍行師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為敵所制左谷右山東馬懸車之選前窮後絕鴈行魚貫之嚴兵陳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息退無所固求戰不得自守莫安駐則

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無水草軍乏資糧馬困人疲智窮力極一人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皆據之如此之利我已失守縱有驍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乎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疾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於前因敗為功轉禍為福此乃是也 陳皞曰人在死地如坐漏船伏燒屋 賈林曰左右高山前後絕澗外來則易內出則難誤居此地速為死戰則生若待士卒氣挫糧儲又無而持久不死何待 梅堯臣曰前不得進後不得退旁不得走不得不速戰也 何氏曰死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吳王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眾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為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

孫子一家言卷十一
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王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峻谷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鬥志因而擊之雖眾必破兵法又曰若敵人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張預曰山川險隘進退不能糧絕於中敵臨於外當此之際勵士激戰而不可緩也是故散地則無以戰

杜佑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據通典補李筌曰恐走散杜牧

曰已具其上賈林曰地無關鍵卒易散走居此地者不可數戰地形之說一家之理若號令嚴明士卒愛服死且不顧何散之有梅堯臣曰我兵在國安士懷生陳則不堅鬥則不勝是不可以戰王皙曰決於戰則懼散張預曰士卒懷生不可輕戰吳王問孫武曰散地不可戰則必固守不出若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專志輕鬥吾兵安士陳則不堅戰則不勝當集人聚穀保城備險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因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野戰則必因勢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陰晦出其不意襲其懈怠

輕地則無止

杜佑曰志未堅不可遇敵 李筌曰恐逃 杜牧曰兵法之所謂輕地云者出軍行師始入敵境未背險要士卒思還難進易退以入爲難故曰輕地也當必選精騎密有所伏敵人卒至擊之勿疑若是不至踰之速去 梅堯臣曰始入敵境未背險阻士心不專無以戰爲勿近名城勿由通路以速進爲利 王皙曰無故不可止也 張預曰士卒輕返不可輒留吳王曰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精騎啣枚先入掠其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疑若其不至捨之而去 爭地則無攻

曹公曰不當攻當先至爲利也 杜佑曰三道攻當先至得其地者不可攻據通典補 李筌曰敵先居地險不可攻 杜牧

曰無攻者已先得其地則不可攻 曰敵居形勝之地先據乎利而我不得其處則不可攻 張預曰我欲往而爭之而敵已先至也吳王曰敵若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敵得其處慎勿攻之引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我取此爭先之道也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鬥伏兵旁起此全勝之道也

交地則無絕通典作無相絕

曹公曰相及屬也 杜佑曰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 李筌曰不可絕間也 杜牧曰川廣地平四面交戰須車騎部伍首尾聯屬不可使斷絕恐敵人因而乘我 賈林曰可以交結不可杜絕絕之致隙 梅堯臣曰道既錯通恐其邀截當令部伍相及不可斷也 王皙曰利糧道也交相往來之地亦謂之通地居高陽以待敵宜無絕糧道 張預曰往來交通不可以兵阻絕其路當以奇伏勝也 吳王曰交地吾將絕敵使不得來必令吾邊城修其守備深絕通道固其隘塞若不先圖之敵人已備彼可得而來吾不得而往 窳寡又均則如之何 武曰吾既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則分卒匿之守而易怠示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衢地則合交原本作交合從通典改正

曹公曰結諸侯也 孟氏曰得交則安失交則危也 杜佑曰交結於諸侯據通典補 李筌曰結行也 杜牧曰諸侯之交又云旁國也 梅堯臣曰地處四通何以得天下之助當以重幣合交 王皙曰四通之境非交援不强 張預曰四通之地先結交旁國也 吳王曰衢地貴先若吾道遠而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得先則如之何 武曰諸侯三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旁有他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旁國交親結恩兵雖後至眾已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我有眾助彼失其黨諸國倚角敵人莫當

重地則掠

曹公曰畜積糧食也 孟氏曰因糧於敵也 杜佑曰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據通典補 李筌曰深入敵

境不可非義失人心。如漢高祖入秦，無犯婦女，無取寶貨，得人心也。此筌以掠字為無掠字。杜牧曰：言居於重地，進未有利，退復不得，則須運糧為持久之計，以伺敵也。梅堯臣曰：去國既遠，多背城邑，糧道必絕，則掠畜積以繼食。王皙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深入敵境，饋餉不繼，當勵士掠食，以備其乏也。吳王曰：重地，多逾城邑，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者有賞，若欲還出，深溝高壘，示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乃令輕車，叩枚而行，揚其塵埃，餌以牛馬，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

圯地則行

曹公曰：無稽留也。

杜佑曰：無稽留，不可止。

據通典補

李筌曰：

不可為溝隍，宜急去之。

梅堯臣曰：既毀圯，不可依止，則當

速行，勿稽留也。

王皙曰：合聚軍眾，圯無舍止。

張預曰：難

行之地，則不可稽留也。吳王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倦而乃止。

圍地則謀

曹公曰：發奇謀也。

杜佑曰：發奇謀也，居此則當權謀詐譎，

可以免難。

李筌曰：智者不困。

杜牧曰：難阻之地，與敵相

持，須用奇險詭譎之計。

梅堯臣曰：前有隘，後有險，歸道又

迂則發謀慮以取勝 張預曰難以力勝易以謀取也吳王
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敵絕我糧道利我走勢彼鼓譟不進
以觀吾能則如之何武曰圍地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
爲家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見火煙故爲毀亂寡
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則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伏良
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我則前鬥後拓
左右犄角

死地則戰

曹公曰殊死戰也 李筌曰殊死戰不求生也 陳皞曰陷
在死地則軍中人人自戰故曰置之死地而後生也 賈林
曰力戰或生守隅則死 梅堯臣曰前後左右無所之示必
死人人自戰也 張預曰陷在死地則人自爲戰吳王曰敵

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
命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安靜勿動告令三軍示不得已
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填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
慮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旁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
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
者窮窮而不戰者亡

所謂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

梅堯臣曰設奇衝掩

衆寡不相恃

梅堯臣曰驚撓之也

貴賤不相救

梅堯臣曰散亂也

上下不相扶

原本作救從
御覽改正

梅堯臣曰倉惶也

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

孟氏曰多設疑事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使彼在惑散擾而集聚不得也 李筌曰設變以疑之救左則擊其右惶亂不暇計 杜牧曰多設變詐以亂敵人或衝前掩後或驚東擊西或立偽形或張奇勢或則無形以合戰敵則必備而眾分使其意懾離散上下驚擾不能和合不得齊集此善用兵也

梅堯臣曰或已離而不能合或雖合而不能齊 王皙曰將有優劣則然要在於奇正相生手足相應也 張預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驍兵銳卒猝然突擊彼救前則後虛應左則右隙使倉皇散亂不知所禦將吏士卒不能相赴其卒已散

而不復聚其兵雖合而不能一

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暴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 李筌曰撓之令

見利乃動不亂則止 梅堯臣曰然能使敵若此當須有利

則動無利則止 張預曰彼雖驚擾亦當有利則動無利則

止

敢問敵眾整而將來待之若何

曹公曰或問也 梅堯臣曰此設疑以自問言敵人甚眾將

又嚴整我何以待之耶 張預曰前所陳者須兵眾相敵然

後可為故或人問於我而又整肅則以何術待之也

曰先奪其所愛則聽矣

曹公曰奪其所恃之利若先據利地則我所欲必得也 李

筌曰孫子故立此問者以此爲秘要也所謂愛謂敵所便愛也或財帛子女吾先困辱之則敵進退皆聽也杜牧曰據我便地畧我田野利其糧道斯三者敵人之所愛惜倚恃者也若能俱奪之則敵人雖強進退勝敗皆須聽我也陳皞曰愛者不止所恃利但敵人所顧之事皆可奪也梅堯臣曰當先奪其所顧愛則我志得行然後使其驚撓散亂無所不至也王皙曰先據利地以奇兵絕其糧道則如我之謀也張預曰武曰敵所愛者便地與糧食耳我先奪之則無不從我之計

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

曹公曰孫子應難以覆陳兵情也李筌曰不虞不戒破敵之速杜牧曰此統言兵之情狀以乘敵間隙由不虞之道

攻其不戒之處此乃兵之深情將之至事也陳皞曰此言乘敵人有不及不虞不戒之便則須速進不可遲疑也蓋孫子之旨言用兵貴疾速也梅堯臣曰兵機貴速當乘人之不備乘人之不備者行不虞之道攻不戒之所也王皙曰兵上神速奪愛猶當然也何氏曰如蜀將孟達之降魏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達復連吳固蜀潛圖中國謀洩司馬宣王秉政恐達速發以書紿達以安之達得書猶預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討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闌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一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

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侯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下。爲木柵以自固。宣王渡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入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李靖征蕭銑。集兵於夔州。銑以時屬秋潦。江水泛漲。三峽路陷。必謂靖不能進。遂休兵不設備。九月靖乃率師而進。將下峽。諸將皆請停兵待水退。靖曰。兵貴神速。機不可失。今兵始集。銑尚未知。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城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此兵家上策。縱彼知我。倉卒徵兵。無以應敵。此必成擒也。遂降蕭銑。衛公兵法曰。兵用上神。戰貴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鼓金。嚴賞罰以誠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塹以防之。指山川以

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則有所待也。若兵無先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戍卒輯睦。令行禁止。兵利甲堅。氣銳而嚴。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荅曰。若此則當卷跡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其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張預曰。復謂或人曰。用兵之理。惟尙神速。所貴乎速者。乘人之倉卒。使不及爲備也。出兵於不虞之徑。以掩其不戒。故敵驚擾散亂。而前後不相及。眾寡不相待也。凡爲客之道。深入則專。主人不克。

李筌曰夫爲客深入則志專主人不能禦也 杜牧曰言大
凡爲攻伐之道若深入敵人之境士卒有必死之志其心專
一主人不能勝我也克者勝也 梅堯臣曰爲客者入人之
地深則士卒專精主人不能克我 張預曰深入敵境士卒
心專則爲主者不能勝也客在重地主在輕地故耳故趙廣
武君謂韓信去國遠門其鋒不可當是也
掠於饒野三軍足食

王皙曰饒野多稼穡

謹養而勿勞併氣積力運兵計謀爲不可測

曹公曰養士併氣運兵爲不可測度之計 李筌曰氣盛力
積加以謀慮則非敵之可測 杜牧曰斯言深入敵人之境
須掠田野使我足食然後閉壁養之勿使勞苦氣全力盛一

發取勝動用變化使敵人不能測我也 陳皞曰所處之野
須水草便近積蓄不乏謹其來往善撫士卒王翦伐楚楚人
挑戰翦不出勤於撫御并兵一力聞士卒投石爲戲知其養
勇思戰然後用之一舉遂滅楚但深入敵境未見可勝之利
則須爲此計 梅堯臣曰掠其富饒以足軍食息人之力并
兵爲不可測之計 王皙曰謹養謂撫循飲食周謹之也并
銳氣積餘力形藏謀密使敵不測俟其有可勝之隙則進之
張預曰兵在重地須掠糧於富饒之野以豐吾食乃堅壁
自守勤撫其士卒勿任以勞苦令氣盛而力全常爲不可測
度之計伺敵可擊則一舉而克王翦伐荆常用此術
投之無所往死且不北

李筌曰能得其力者投之無往之地 杜牧曰投之無所往

謂前後進退皆無所之士以此皆求力戰雖死不北也梅
堯臣曰置在必戰之地知死而不退走張預曰置之危地
左右前後皆無所往則守戰至死而不奔北矣
死焉不得

曹公曰士死安不得也孟氏曰士死無不得也杜牧曰
言士必死安有不得勝之理梅堯臣曰兵焉得不用命
張預曰士卒死戰安不得志尉繚子曰一賊仗劍擊於市萬
人無不避之者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必死與必生
不侔也

士人盡力

曹公曰在難地心并也梅堯臣曰士安得不竭力以赴戰
王皙曰人在死地豈不盡力何氏曰獸困猶鬥鳥窮則

啄况靈萬物者人乎張預曰同在難地安得不共竭其力
兵士甚陷則不懼

杜牧曰陷于危險勢不獨死三軍同心故不懼也梅堯臣
同杜牧註王皙曰陷之難地則不懼不懼則鬥志堅也
張預曰陷在危亡之地人持必死之志豈復畏敵也

無所往則固深入則拘

曹公曰拘縛也李筌曰固堅也杜牧曰往走也言深入
敵境走無生路則人心堅固如拘縛者也梅堯臣曰投無
所往則自然心固入深則自然志專也張預曰動無所之
人心堅固兵在重地走無所適則如拘係也
不得已則鬥

曹公曰人窮則死戰也李筌曰決命杜牧曰不得已者

皆疑陷在死地必不生以死救死盡不得已也則人皆悉力而鬥也 梅堯臣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勢不獲已須力鬥也

是故其兵不修而戒不求而得不約而親不令而信

曹公曰不求索其意自得也 孟氏曰不求其勝而勝自得也 李筌曰投之必死不令而得其用也 杜牧曰此言兵在死地上下同志不待修整而自戒懼不待收索而自得心不待約令而自親信也 梅堯臣曰不修而兵自戒不索而情自得不約而衆自親不令而人自信皆所以陷於危難故三軍同心也 王皙曰謂死難之地人心自然故也 張預曰危難之地人自同力不修整而自戒慎不求索而得情意不約束而親上不號令而信命所謂同舟而濟則吳越何

患乎異心也

禁祥去疑至死無所之

曹公曰禁妖祥之言去疑惑之計 一本作至死無所災 李筌曰妖祥之言疑惑之事而禁之故無所災 杜牧曰黃石公曰禁巫祝不得爲吏士卜問軍之吉凶恐亂軍士之心言旣去疑惑之路則士卒至死無有異志也 梅堯臣曰妖祥之事不作疑惑之言不入則軍士必不亂死而後已 王皙曰災祥神異有以惑人則禁止之 張預曰欲士死戰則禁止軍吏不得用妖祥之事恐惑衆也去疑惑之計則至死無他慮司馬法曰滅厲祥此之謂也倘士卒未有必戰之心則亦有假妖祥以使衆者田單守卽墨命一卒爲神每出入約束必稱神遂破燕是也

吾士無餘財非惡貨也無餘命非惡壽也

曹公曰皆燒焚財物非惡貨之多也棄財致死者不得已也
杜牧曰若有財貨恐士卒顧戀有苟生之意無必死之心
也梅堯臣曰不得已竭財貨不得已盡死戰王皙曰足
用而已士顧財富則媮生死戰而已士顧生路則無死志矣
張預曰貨與壽人之所愛也所以燒擲財寶割棄性命者
非憎惡之也不得已也

令發之日士卒坐者涕霑襟偃臥者涕交頤

曹公曰皆持必死之計李筌曰棄財與命有必死之志故
感而流涕也杜牧曰士皆以死爲約未死戰之日先令曰
今日之事在此一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也
梅堯臣曰決以死力牧說是也王皙曰感勵之使然張

預曰感激之故涕泣也未戰之日先令曰今日之事在此一
舉若不用命身膏草野爲禽獸所食或曰凡行軍饗士使酒
拔劍起舞作朋角抵伐鼓叫呼所以爭其氣若令涕泣無乃
挫其壯心乎荅曰先決其死力後決其銳氣則無不勝倘無
必死之心其氣雖盛無由克之若荆軻與易水士皆垂淚涕
泣及復爲羽聲忼慷則皆瞋目髮上指冠是也
投之無所往者諸劔之勇也

李筌曰夫獸窮則搏鳥窮則啄令急迫則專諸曹劔之勇也
杜牧曰言所投之處皆爲專諸曹劔之勇梅堯臣曰旣
令以必死則所往皆有專諸曹劔之勇張預曰人懷必死
則所向皆有專諸曹劔之勇也專諸吳公子光使刺殺吳王
僚者劔當爲沫曹沫以勇力事魯莊公嘗執匕首劫齊桓公

故善用兵譬如率然

梅堯臣曰相應之容易也

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

擊其腹則首尾俱至初學記引此文微有異

梅堯臣曰蛇之為物也不可擊擊之則率然相應張預曰

率猶速也擊之則速然相應此喻陳法也八陳圖曰以後為

前以前為後四頭八尾觸處為首敵衝其中首尾俱救

敢問兵可使如率然乎

梅堯臣曰可使兵首尾率然相應如一體乎

曰可夫吳人與越人相惡也當其同舟而濟遇風其相救也如

左右手

梅堯臣曰勢使之然張預曰吳越仇讐也同處危難則相

救如兩手況非仇讐者豈不猶率然之相應乎

是故方馬埋輪未足恃也

曹公曰方縛馬也埋輪示不動也此言專難不如權巧故曰

設方馬埋輪不足恃也李筌曰投兵無所往之地人自鬥

如蛇之首尾故吳越之人同舟相救雖縛馬埋輪未足恃也

杜牧曰縛馬埋輪使為方陳使為不動雖如此亦未足稱

為專固而足為恃須任權變置士於必死之地使人自為戰

相救如兩手此乃守固必勝之道而足為恃也陳皞曰人

之相惡莫甚吳越同舟遇風而猶相救何則勢使之然也夫

用兵之道若陷在必死之地使懷必死之憂則首尾前後不

得不相救也有吳越之惡猶如兩手相救況無吳越之惡乎

蓋言貴於設變使之則勇怯之心一也梅堯臣同杜牧註

王皙曰此謂在難地自相救耳。蛇之首尾人之左右皆喻相救之敏也。同舟而濟在險難也。吳越猶無異心況三軍乎。故其足恃甚於方馬埋輪。曹公說是也。張預曰上文歷言置兵於死地使人心專固然此未足爲善也。雖置之危地亦須用權智使人令相救如左右手則勝矣。故曰雖縛馬埋輪未足恃固以勝取所可必恃者要使士卒相應如一體也。齊勇若一政之道也。

李筌曰齊勇者將之道。杜牧曰齊正勇敢三軍如一此皆在於爲政者也。陳皞曰政令嚴明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三軍之士如一也。梅堯臣曰使人齊勇如一心而無怯者得軍政之道也。王皙同梅堯臣註。張預曰旣置之危地又使之相救則三軍之衆齊力同勇如一夫是軍

政得其道也

剛柔皆得地之理也

曹公曰強弱一勢也。李筌曰剛柔得者因地之勢也。杜牧曰強弱之勢須用地形而制之也。梅堯臣曰兵無強弱皆得用者因地之勢也。王皙曰剛柔猶強弱也。言三軍之士強弱皆得其用者地利使之然也。曹公曰強弱一勢是也。張預曰得地利則柔弱之卒亦可以克敵。況剛柔之兵乎。剛柔俱獲其用者地勢使之然也。故善用兵者攜手若使一人不得已也。

曹公曰齊一貌也。李筌曰理衆如理寡也。杜牧曰言使三軍之士如牽一夫之手不得已故順我之命喻易也。賈林曰攜手翻迭之道便於回運以後爲前以前爲後以左爲

右以右爲左故百萬之衆如一人也 梅堯臣曰用三軍如
攜手使一人者勢不得已自然皆從我所揮也 王皙曰攜
使左右前後率從我也 張預曰三軍雖衆如提一人之手
而使之言齊一也故曰將之所揮莫不從移將之所指莫不
前死

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

曹公曰謂清淨幽深平正 杜牧曰清淨簡易幽深難測平
正無偏故能致治 梅堯臣曰靜以幽邃人不能測正而自
治人不能撓 王皙曰靜則不撓幽則不測正則不媮治則
不亂 張預曰其謀事則安靜而幽深人不能測其御下則
公正而整治人不敢慢
能愚士卒之耳目使之無知

曹公曰愚誤也民可與樂成不可與慮始 李筌曰爲謀未
熟不欲令士卒知之可以樂成不可與謀始是以先愚其耳
目使無見知 杜牧曰言使軍士非將軍之令其他皆不知
如聾如瞽也 梅堯臣曰凡軍之權謀使由之而不使知之
王皙曰杜其見聞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士卒懵然
無所聞見但從命而已

易其事革其謀使人無識

李筌曰謀事或變而不識其原 杜牧曰所爲之事所有之
謀不使知其造意之端識其所緣之本也 梅堯臣曰改其
所行之事變其所爲之謀無使人能識也 王皙曰已行之
事已施之謀當革易之不可再也 何氏曰將術以不窮爲
奇也 張預曰前所行之事舊所發之謀皆變易之使人不

可知也。若裴行儉令軍士下營訖，忽使移就崇岡。初將吏皆不悅。是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士驚服。因問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自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易其居，迂其途，使人不得慮。

李筌曰：行路之便，眾人不得知其情。杜牧曰：易其居，去安從危，迂其途，捨近即遠，士卒有必死之心。陳皞曰：將帥凡舉一事，切委曲而致之，無使人得計慮者。賈林曰：居我要害，能使自移途，近於我，能使迂之，發機微，路人不能知也。梅堯臣曰：更其所安之居，迂其所趨之途，無使人能慮也。王皙曰：處易者，將致敵以求戰也；迂途者，示遠而密襲也。張預曰：其居則去險而就易，其途則捨近而從遠，人初不曉。

其旨及取勝，乃服。太白山人曰：兵貴詭道者，非止詭敵也，抑詭我士卒，使由而不使知之也。

帥與之期，如登高而去其梯。

杜牧曰：使無退心，孟明焚舟是也。一本帥與之登高，梅堯臣曰：可進而不可退也。

帥與之深入，諸侯之地，而發其機。

陳皞曰：發其心機。賈林曰：動我機權，隨事應變。梅堯臣曰：發其危機，使人盡命。王皙曰：皆勵決戰之志也。機之發，無復迴也。賈詡勸曹公曰：必決其機是也。張預曰：去其梯，可進而不可退，發其機，可往而不可返。項羽濟河沈舟之類也。

焚舟破釜，若驅羣羊而往，驅而來，莫知所之。

曹公曰。一其心也。李筌曰。還師者。皆焚舟梁。堅其志。既不知謀。又無返顧之心。是以如驅羊也。杜牧曰。三軍但知進退之命。不知攻取之端也。梅堯臣曰。但馴然從驅。莫知其他也。何氏曰。士之往來。唯將之令。如羊之從牧者。張預曰。羣羊往來。牧者之隨。三軍進退。惟將之揮。聚三軍之衆。投之於險。此謂將軍之事也。

曹公曰。險難也。梅堯臣曰。措三軍於險難。而取勝者。爲將之所務也。張預曰。去梯發機。置兵於危險。以取勝者。此將軍之所務也。

九地之變。屈伸之利。人情之理。不可不察也。

曹公曰。人情見利而進。見害而退。杜牧曰。言屈伸之利害。人情之常理。皆因九地以變化。今欲下文重舉九地。故於此。

重言發端。張本也。梅堯臣曰。九地之變。有可屈可伸之利。人情之常理。須審察之。王皙曰。明九地之利害。亦當極其變耳。言屈伸之利者。未見便則屈。見便則伸。言人情之理者。深專淺散。圍禦之謂也。張預曰。九地之法。不可拘泥。須識變通。可屈則屈。可伸則伸。審所利而已。此乃人情之常理。不可不察。

凡爲客之道。深則專。淺則散。

梅堯臣曰。深則專固。淺則散歸。此而下重言九地者。孫子勤勤於九變也。張預曰。先舉兵者。爲客入深則專固。入淺則士散。此而下言九地之變。

去國越境而師者。絕地也。

梅堯臣曰。進不及輕。退不及散。在二地之間也。王皙曰。此。

越鄰國之境也。是為鄰絕之地。當速決其事。若吳王伐齊近之。如此者鮮。故不同九地之例。張預曰：去已國越入境而用師者，危絕之地也。若秦師過周而襲鄭是也。此在九地之外。而言之者，戰國時有之也。

四達者，衢地也。

梅堯臣曰：馳道四出，敵當一面。張預曰：敵當一面，旁有國四屬。

入深者，重地也。

梅堯臣曰：士卒以軍為家，故心無散亂。入淺者，輕地也。

梅堯臣曰：歸國尚近，心不能專。背固前隘者，圍地也。

梅堯臣曰：背負險固，前當阨塞。張預曰：前狹後險，進退受制於人也。

無所往者，死地也。

梅堯臣曰：窮無所之。張預曰：前後左右，窮無所之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

李筌曰：一卒之心。杜牧曰：守則志一，戰則易散。梅堯臣曰：保城備險，可一志堅守，候其虛懈，出而襲之。張預曰：集人聚穀，一志固守，依險設伏，攻敵不意。

輕地，吾將使之屬。

通典之作其鄭氏遺說同今本

曹公李筌曰：使相及屬。杜佑曰：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促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杜牧曰：部伍營壘，密近聯屬，蓋以輕散之地。一者備其逃逸，二者恐其敵至，使易相

救 梅堯臣曰行則隊校相繼止則營壘聯屬脫有敵至不
有散逸也 王皙曰絕則人不相恃 張預曰密營促隊使
相屬續以備不虞以防逃遁
爭地吾將趨其後

曹公曰利地在前當速進其後也 杜佑曰利地在前當進
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 李筌
曰利地必爭益其備也此筌以趨字為多字 杜牧曰必爭
之地我若已後當疾趨而爭況其不後哉 陳皞曰二說皆
非也若敵據地利我後爭之不亦後據戰地而趨戰之勞乎
所謂爭地必趨其後者若地利在前先分精銳以據之彼若
恃眾來爭我以大眾趨其後無不尅者趙奢所以破秦軍也
梅堯臣曰敵未至其地我若在後則當疾趨以爭之 張

預曰爭地貴速若前驅至而後不及則未可故當疾進其後
使首尾俱至或曰趨其後謂後發先至也

交地吾將謹其守

通典作固其結按此通典本誤也

杜佑曰交結諸侯固其交結

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嚴壁壘也

梅堯臣曰謹守壁壘斷其通道

王皙曰懼襲我也 張預

曰不當阻絕其路但嚴壁固守候其來則設伏擊之

衢地吾將固其結

通典作謹其市按通典本誤

杜佑曰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也方與諸侯結和
當謹約使勿殆使諸侯爭從通典增補 杜牧曰結交諸侯使之
牢固 梅堯臣曰結交諸侯使之堅固勿令敵先 王皙曰
固以德禮威信且示以利害之計 張預曰財帛以利之盟
誓以要之堅固不渝則必為我助

重地吾將繼其食

曹公曰掠彼也 杜佑曰將掠彼也深入當繼其糧不可使絕也 李筌曰館穀於敵也繼一作掠 賈林曰使糧相繼而不絕也 梅堯臣曰道既遐絕不可歸國取糧當掠彼以食軍 張預曰兵在重地轉輸不通不可乏糧當掠彼以續食

圯地吾將進其塗

曹公曰疾過去也 杜佑曰疾過去也疾行無留 李筌曰不可留也 梅堯臣曰無所依當速過 張預曰遇圯塗之地宜引兵速過 圍地吾將塞其闕

曹公李筌曰以一士心也 孟氏曰意欲突圍示以守固

杜佑曰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欲走之意 杜牧曰兵法圍師必闕示以生路令無死志因而擊之今若我在圍地敵開生路以誘我卒我返自塞之令士卒有必死之心後魏末齊神武起義兵于河北為爾朱兆天光度律仲遠等四將會于鄴南士馬精強號二十萬圍神武於南陵山時神武馬二千步軍不滿三萬兆等設圍不合神武連繫牛驢自塞之于是將士死戰四面奮擊大破兆等四將也 梅堯臣曰自塞其旁使士卒必死戰也 王皙曰懼人有走心 張預曰吾在敵圍敵開生路當自塞之以一士心齊神武繫牛馬以塞路而士卒死戰是也

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

曹公李筌曰勵士也 杜佑曰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

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 杜牧曰示之必死令其自奮以求生也 賈林曰焚財棄糧塞井破竈示必死也 梅堯臣曰必死可生人盡力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何氏同杜牧註 張預曰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以無活勵之死戰也

故兵之情圍則禦

曹公曰相持禦也 杜佑曰相禦持也窮則同心守禦 李筌曰敵圍我則禦之 杜牧曰言兵在圍地始乃人人有禦敵持勝之心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在圍則自然持禦

不得已則鬥

曹公曰勢有不得已也 杜佑曰勢有不得已也言鬥太過

戰不可以惡勝走不能脫恐其有降人之心據通典補 李筌曰有不得已則戰 梅堯臣曰勢無所往必鬥 王皙曰脫死者唯鬥而已 張預曰勢不可已須悉力而鬥 過則從

曹公曰陷之甚過則從計也 孟氏曰甚陷則無所不從 李筌曰過則審躡又云陷之於過則謀從之 梅堯臣同孟氏註 張預曰深陷于危難之地則無不從計若班超在鄯善欲與麾下數十人殺虜使乃諄諭之其士卒曰今在危亡之地死生從司馬是也

是故不知諸侯之謀者不能預交不知山林險阻沮澤之形者不能行軍不用鄉導者不能得地利

曹公曰上已陳此三事而復云者力惡不能用兵故復言之

李筌曰三事軍之要也 梅堯臣曰已解軍爭篇中重陳此三者蓋言敵之情狀地之利害當預知焉 王皙曰再陳者勤戒之也 張預曰知此三事然後能審九地之利害故再陳於此也

四五者不知一非霸王之兵也

曹公曰謂九地之利害或曰上四五事也 張預曰四五謂九地之利害有一不知未能全勝

夫霸王之兵伐大國則其眾不得聚威加於敵御覽敵下有則家字下同其交不得合

孟氏曰以義制人人誰敢拒 李筌曰夫并兵震威則諸侯自顧不敢預交 杜牧曰權力有餘也能分散敵也 陳皞曰雖有霸王之勢伐大國則眾不得聚要在結交外援若不

如此但以威加於敵逞已之強則必敗也 梅堯臣曰伐大國能分其眾則權力有餘也權力有餘則威加敵威加敵則旁國懼旁國懼則敵交不得合也 王皙曰能知敵謀能得地利又能形之使其不相救不相恃則雖大國豈能聚眾而拒我哉威之所加者大則敵交不得合 張預曰恃富強之勢而亟伐大國則已之民眾將怨苦而不得聚也甲兵之威倍勝於敵國則諸侯懼而不敢與我交合也或曰侵伐大國若大國一敗則小國離而不聚矣若晉楚爭鄭晉勝則鄭附晉敗則鄭叛也小國既離則敵國之權力分而弱矣或我之兵威得以爭勝於彼是則諸侯豈敢與敵人交合乎 是故不爭天下之交御覽不爭作不事不養天下之權信音伸已之私威加於敵故其城可拔其國可墮

曹公曰。霸王者。不結成天下諸侯之交。權者也。絕天下之交。奪天下之權。以威德伸己之私。李筌曰。能絕天下之交。惟得伸己之私志。威而無外交者。杜牧曰。信伸也。言不結鄰援。不蓄養機權之計。但逞兵威。加於敵國。貴伸己之私欲。若此者。則其城可拔。其國可隳。齊桓公問於管仲曰。必先頓甲兵。修文德。正封疆。而親四鄰。則可矣。於是復魯衛燕所侵地。而以好成。四鄰大親。乃南伐楚。北伐山戎。東制令支。折孤竹。西服流沙。兵車之會六。乘車之會三。乃率諸侯而朝天子。吳夫差破越於會稽。敗齊於艾陵。闕溝於商魯。會晉於黃池。爭長而反。威加諸侯。諸侯不敢與爭。勾踐伐之。乞師齊楚。齊楚不應。民疲兵頓。爲越所滅。越王勾踐問戰於申包胥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

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遂伐吳。滅之。陳皞曰。智力旣全。威權在我。但自養士卒。爲不可勝之謀。天下諸侯。無權可事也。仁智義謀。己之私有用。以濟衆。故曰。伸私威。振天下。德光四海。恩沾品物。信及豚魚。百姓歸心。無思不服。故攻城必拔。伐國必隳也。賈林曰。諸侯旣懼。不得附聚。不敢合從。我之智謀。威力有餘。諸侯自歸。何用養交之也。不養一作不事。梅堯臣曰。敵旣不得與諸侯交合。則我亦不爭其交。不養其權。用己力而已爾。威亦爭勝於敵矣。故可拔其城。可隳其國。此謂霸王之兵也。王皙曰。結交養權。則天下可從。申私損威。則國城不保。張預曰。不爭交援。則勢孤而助寡。不養權力。則人離而國弱。伸一己之私忿。暴兵威於敵國。則終取敗亡也。或曰。敵國衆旣不得聚。交又

不得合則我當絕其交奪其權得伸已所欲而威倍於敵國
故人城可得而拔人國可得而奪之

施無法之賞懸無政之令

曹公曰言軍法令不應預施懸也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
作賞此之謂也此注原本脫今據通典補正賈林曰欲拔城隳國之時

故懸國外之賞罰行政外之威令故不守常法常政故曰無
法無政梅堯臣曰瞻功行賞法不預設臨敵作誓政不先

懸王皙曰杜姦媮也曹公曰軍法令不預施懸之司馬法
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此之謂也張預曰法不先施政不

預告皆臨事立制以勵士心司馬法曰見敵作誓瞻功行賞
犯三軍之眾若使一人

曹公曰犯用也言明賞罰雖用眾若使一人也李筌曰善

用兵者為法作攻而人不知懸事無令而人從之是以犯眾

如一人也梅堯臣曰犯用也賞犯嚴明用多若用寡也

張預曰賞功不逾時罰罪不遷列賞罰之典既明且速則用

眾如寡也

犯之以事勿告以言

梅堯臣曰但用以戰不告以謀王皙曰情泄則謀乖張

預曰任用之於戰鬥勿諭之以權謀人知謀則疑也若裴行

儉不告士卒以徙營之由是也

犯之以利勿告以害

曹公曰勿使知害李筌曰犯用也卒知言與害則生疑難

梅堯臣曰用令知利不令知害王皙曰慮疑懼也張

預曰人情見利則進知害則避故勿告以害也

孫子十一家言卷十一
三十一
投之亡地然後存陷之死地然後生

曹公曰必殊死戰在亡地無敗者孫臏曰兵恐不投之死地也李筌曰兵居死地必決命而鬥以求生韓信水上軍則其義也梅堯臣曰地雖曰亡力戰不亡地雖曰死死戰不死故曰亡者存之基死者生之本也何氏曰如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選輕騎二千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草山而觀趙軍誠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汝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遙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軍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趙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

趙軍攻信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來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泚水上擒趙王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陳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乎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至此涉歷一歲糜費糧仗其數極多諸軍並無鬥心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鈔暴耳蓋聞置兵死地乃可求生須虜大合然後與戰

必捷諸將壯其計從之魏人犄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噪而攻遂大奔潰斬獲畧盡後魏末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時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眾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之齊神武兵少天光等兵十倍圍而缺之神武乃自塞其缺士皆有必死之志是以破敵也高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周將楊忠與柱國達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反命去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

開而入乃騎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而臥齊眾來追於洛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吾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退甲張預曰置之死亡之地則人自爲戰乃可存活也項將救趙破釜焚廬示以必死諸侯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遂虜秦將是也

夫眾陷於害然後能爲勝敗

梅堯臣曰未陷難則士卒心不專旣陷危難然後勝勝敗在人爲之耳張預曰士卒用命則勝敗之事在我所爲故爲兵之事在於順詳敵之意

曹公曰佯愚也。或曰彼欲進設伏而退欲去開而擊之。李
筌曰敵欲攻我以守待之敵欲戰我以奇待之退伏利誘皆
順其所欲。杜牧曰夫順敵之意蓋言我欲擊敵未見其隙
則藏形閉跡敵人之所爲順之勿驚假如強以陵我我則示
怯而伏且順其強以驕其意候其懈怠而攻之假如欲退而
歸則開圍使去以順其退使無鬥志遂因而擊之皆順敵之
旨也。陳暉曰順敵之旨不假多說但強示之弱進示之退
使敵心不戒然後攻而破之必矣。梅堯臣曰佯怯佯弱佯
亂佯北敵人輕來我志乃得。張預曰彼欲進則誘之令進
彼欲退則緩之令退奉順其旨設奇伏以取之或曰敵有所
欲當順其意以驕之留爲後圖若東胡遣使謂冒頓曰欲得
頭曼千里馬冒頓與之復遣使來曰願得單于一闕氏冒頓

又與之及其驕怠而擊之遂滅東胡是也

并敵一向千里殺將

曹公曰并兵向敵雖千里能擒其將也。杜牧曰上文言爲
兵之事在順敵之意此乃未見敵人之隙耳若已見其隙有
可攻之勢則須并兵專力以向敵人雖千里之遠亦可以殺
其將也。賈林曰能以利誘敵人使一向趨之則我雖遠千
里亦可擒殺其將。梅堯臣曰隨敵一向然後發伏出奇則
能遠擒其將。王皙曰順敵意隨敵形及其空虛不虞并兵
一力以向之可以覆其軍殺其將則明如冒頓滅東胡之事
是也

此謂巧能成事者也

曹公曰是成事巧者也。一作是謂巧攻成事。梅堯臣曰能

順敵而取勝機巧者也 何氏曰能如此者是巧攻之成事者也 張預曰始順其意後殺其將成事之巧也

是故政舉之曰夷關折符無通其使

曹公曰謀定則閉關折符無得有所沮議恐惑眾士心也 杜牧曰其所不通豈敵人之使乎若敵人之使不受則何必夷關折符然後爲不通乎 荅曰夷關折符者不令國人出入蓋恐敵人有間使潛來或藏形隱跡由危歷險或竊符盜信假託姓名而來窺我也無通其使者敵人若有使來聘亦不可受之恐有智能之士如張孟談婁敬之屬見其微而知著測我虛實也此乃兵形未成恐敵人先事以制我也兵形已成出境之後則使在其間古之道也 梅堯臣曰夷滅也折斷也舉政之曰滅塞道梁斷毀符節使不通者恐泄我事也

張預曰廟筭已定軍謀已成則夷塞關梁毀折符信勿通使命恐泄我事也彼有使來則當納之故下文云敵之開闔必亟入之

勵於廊廟之上以誅其事

曹公曰誅治也 杜牧曰勵揣厲也言廊廟之上誅治其事成敗先定然後興師一本作以謀其事 梅堯臣曰嚴整於廊廟之上以計其事言其密也 何氏曰磨勵廟勝之策以責成其事 張預曰兵者大事不可輕議當惕勵於廟堂之上密治其事貴謀不外泄也

敵人開闔必亟入之

曹公曰敵有間隙當急入之也 孟氏曰開闔間者也有間來則疾內之 李筌曰敵開闔未定必急來也 梅堯臣同

孟氏註 張預曰開闔謂間使也敵有間來當急受之或曰謂敵人或開或闔出入無常進退未決則宜急乘之

先其所愛

曹公曰據利便也 李筌曰先攻其積聚及妻子利不擇其用也 杜牧曰凡是敵人所愛惜倚恃以爲軍者則先奪之也 梅堯臣曰先察其便利愛惜之所也 何氏同杜牧註微與之期

曹公曰後人發先人至 杜牧曰微者潛也言以敵人所愛利便之處爲期將欲謀敵之故潛往赴期不令敵人知也 陳皞曰我若先奪便地而敵不至雖有其利亦奚用之是以欲取其愛惜之處必先微與敵人相期誤之使必至 梅堯臣曰微露之期使間歸告然後我後人發先人至也後發者

欲其必赴也先至者奪其所愛也 王皙曰權譎也微者所以示密也公曰先敵至也 張預曰兵所愛者便利之地我欲先據當微露其意與之相期敵方趨之我乃後發而先至也所以使敵先趨者恐我至而敵不來也故曰爭地吾將趨其後

踐墨隨敵以決戰事

曹公曰行踐規矩無常也 李筌曰墨者出道也出遲道而從之恐不及 杜牧曰墨規矩也言我常須踐履規矩深守法制隨敵人之形若有可乘之勢則出而決戰 陳皞曰兵雖要在迅速以決戰事然自始及末須守法制縱獲勝捷亦不可爭競擾亂也城濮之戰晉文公登有莘之墟以望其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踐墨一作剗墨 賈林曰剗除也墨

繩墨也。隨敵計以決戰事。惟勝是利。不可守以繩墨而爲。

梅堯臣曰：舉動必踐法度，而隨敵屈伸，因利以決戰也。

王皙曰：踐兵法如繩墨，然後可以順敵決勝。張預曰：循守

法度，踐履規矩，隨敵變化，形勢無常，乃可以決戰取勝。繩墨也。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是也。

是故始如處女，敵人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

曹公李筌曰：處女示弱，脫兔往疾也。杜牧曰：言敵人初時

謂我所能爲，如處女之弱，我因急去攻之，險迅疾速，如兔之

脫走，不捍拒也。或曰：我避敵走如脫兔，曰非也。梅堯臣曰：

始若處女，踐規矩之謂也。後若脫兔，應敵決戰之謂也。王

皙曰：處女隨敵也，開戶不虞也，脫兔疾也。若田單守卽墨而

破燕軍是也。張預曰：守則如處女之弱，令敵懈怠，是以啟

隙，攻則猶脫兔之疾，乘敵倉卒，是以莫禦。太史公謂田單守

卽墨攻騎劫，正如此語，不其然乎？

孫子十家註卷十一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

清孫星衍同校

火攻篇曹公曰以火攻人當擇時日也王皙曰助兵取勝戒虛發也張預曰以火攻敵當使姦細

潛行地里之遠近途徑之險易先熟知之乃可往故次九地

孫子曰凡火攻有五一日火人

杜佑曰與敵陳師敵傍近草因焚燒之戰之助也據通典補李

筓曰焚其營殺其士卒也杜牧曰焚其營柵因燒兵士吳

起曰凡軍居荒澤草木幽穢可焚而滅蜀先主伐吳吳將陸

遜拒之於夷陵先攻一營不利諸將曰空殺兵耳遜曰吾已

曉破敵之術矣乃勅各持一把茅以火攻拔之一爾勢成通

率諸軍同時俱攻斬張南馮習及胡王沙摩柯等破四十餘

營死者萬數備因夜遁軍資器械略盡遂歐血而殂梅堯

臣曰焚營柵荒穢以助攻戰也 何氏曰魯桓公世焚邾婁之咸邱始以火攻也後世兵家者流故有五火之攻以佐取勝之道也如後漢班超使西域到鄯善初夜將吏士奔虜營會天大風超令十人持鼓藏虜舍後約曰見火燃皆當鳴鼓大呼餘人悉持兵弩夾門而伏超順風縱火前後鼓譟虜衆驚亂超手格殺三人餘衆悉燒死又皇甫嵩率衆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召軍吏謂曰兵有奇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易爲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苜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奔走大破之又五代梁太祖乾寧中親領大軍由鄆州東北次於魚山朱宣覘知卽以兵徑至且

圖速戰帝軍出砦時宣瑾已陳於前須臾東南風大起帝軍旌旗失次甚有懼色帝卽令騎士揚鞭呼嘯俄而西北風驟發時兩軍皆在草莽中帝因令縱火旣而煙燄亘天乘勢以攻賊陳宣瑾大破餘衆擁入清河因築京觀于魚山之下又後唐伐蜀工部任圜以大軍至漢州康延孝來逆戰圜命董璋以東川懦卒當其鋒伏精兵於其後延孝擊退東川之軍急追之遇伏兵延孝敗馳入漢州閉壁不出西川孟知祥以兵二萬與圜合勢攻之漢州四面樹竹木爲柵三月圜陳于金雁橋卽率諸軍鼓譟而進四面縱火風燄亘空延孝危急引騎出陳于金鴈橋又大敗之 張預曰焚彼營舍以殺其士火攻之先也班超燒匈奴使者是也

二曰火積

杜佑曰燒其積蓄據通典補李筌曰焚積聚也杜牧曰積者

積蓄也糧食薪芻是也高祖與項羽相持成臯爲羽所敗北渡河得張耳韓信軍軍修武深溝高壘使劉賈將二萬人騎數百渡白馬津入楚地燒其積聚以破其業楚軍乏食隋文帝時高潁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茅竹所有儲積皆非地窖可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益弊梅堯臣曰焚其委積以困芻糧張預曰焚其積聚使芻糧不足故曰軍無委積則亡劉賈燒楚積聚是也

三曰火輜四曰火庫

杜佑曰燒其輜重使奸人入敵營燒其兵庫據通典補李筌曰燒其輜重焚其庫室杜牧曰器械財貨及軍士衣裝在車

中上道未止曰輜在城營壘已有止舍曰庫其所藏二者皆同後漢末袁紹相許攸降曹公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車屯軍不嚴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焚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公大喜選精騎五十皆用袁氏旗幟銜枚縛馬口從間道出入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公抄略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因大破之輜重悉焚之矣陳皞曰夫敵有愛惜之物亦可以攻之彼若出救是我以火分其勢也更遇其心神撓惑自可破軍殺將也梅堯臣曰焚其輜重以窘貨財焚其庫室以空蓄聚何氏曰如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前燕慕容評率兵四十萬禦之以持久制之猛遣將郭慶率步騎五千夜從間道起火于晉山燒評輜重火見鄴中因而滅

之 張預曰焚其輜重使器用不供故曰軍無輜重則亡曹公燒袁紹輜重是也焚其府庫使財貨不充故曰軍無財則士不來

五曰火隊

按通典本隊又作墜

杜佑曰墜墮也以火墮敵營中也火墜之法以鐵籠火着箭

頭頸強弩射敵營中一曰火道燒絕其糧道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

曰焚其隊仗兵器 杜牧曰焚其行伍因亂而擊之 賈林

曰隊道也燒絕糧道及轉運也 梅堯臣曰焚其隊仗以奪

兵具隊一作隧 何氏同賈林註 張預曰焚其隊仗使兵

無戰具故曰器械不利則難以應敵也

行火必有因

曹公曰因姦人 杜佑曰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之據通典御

補覽 李筌曰因姦人而內應也 陳皞曰須得其便不獨姦

人 賈林曰因風燥而焚之 張預曰火攻皆因天時燥旱

營舍茅竹積芻聚糧居近草莽因風而焚之

煙火必素具

曹公曰煙火燒具也 杜佑曰燒具也先具燧之屬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薪芻蒿艾糧糞之屬 杜牧曰艾蒿荻葦薪芻膏

油之屬先須修事以備用兵法有火箭火簾火杏火兵火戰

火禽火盜火弩凡此者皆可用也 梅堯臣曰潛姦伺隙必

有便也秉秆持燧必先備也傳曰惟事事有備乃無患也

張預曰貯火之器燃火之物常須預備伺便而發

發火有時起火有日

梅堯臣曰不妄發也 張預曰不可偶然當伺時日

時者天之燥也

曹公曰燥者旱也 梅堯臣曰旱燥易燎 張預曰天時旱

燥則火易燃

日者宿在箕壁翼軫也 原本宿作月從通典御覽改正又凡此箕壁通典御覽皆作戊箕東壁

四宿者風起之日也

杜佑曰戊翼參日月宿此宿之日風起蕭世誠曰春丙丁夏

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勘太乙中有飛

鳥十精知風雨期五子元運式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 據通

典御覽補李筌曰天文志月宿此者多風玉經云常以月加日

從營室順數十五至翼月宿在於此也 杜牧曰宿者月之

所宿也四宿者風之使也 梅堯臣曰箕龍尾也壁東壁也

翼軫鶉尾也宿在者謂月之所次也四宿好風月離必起

張預曰四星好風月宿則起當推步躔次知所宿之日則行

火一說春丙丁夏戊巳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又

占風法取雞羽重八兩掛於五丈竿上以候風所從來四宿

即箕壁翼軫也

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

梅堯臣曰因火為變以兵應之 張預曰因其火變以兵應

之五火即人積輜庫隊也

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 御覽早作軍誤

曹公曰以兵應之也 杜佑曰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

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 李筌曰乘火勢而應之也 杜

牧曰凡火乃使敵人驚亂因而擊之非謂空以火敗敵人也

聞火初作即攻之若火闌眾定而攻之當無益故曰早也

孫子十家言卷十二
梅堯臣曰內若驚亂外以兵擊 張預曰火纔發於內則兵
急擊於外表裏齊攻敵易驚亂

火發而其兵靜者原本無而其二字從通典補待而勿攻

杜牧曰火作不驚敵素有備不可遽攻須待其變者也 梅

堯臣曰不驚撓者必有備也 王皙曰以不變也 何氏曰

火作而敵不驚者必有備也我往攻則反或受害 張預曰

火雖發而兵不亂者敵有備也復防其變故不可攻

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

曹公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 杜佑曰見利則進知難則退

極盡也盡火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吾所為 李筌

曰夫火發兵不亂不可攻 杜牧曰俟火盡已來若敵人擾

亂則攻之若敵終靜不擾則收兵而退也 梅堯臣曰極其

火勢待其變則攻不變則勿攻 王皙曰伺其變亂則乘之
終不變亂則自治而蓄力 何氏曰如魏滿寵征吳勅諸將
曰今夕風甚猛賊必來燒我營宜為之備諸軍皆警夜半果
來燒營寵掩擊破之者是也 張預曰盡其火勢亂則攻安
靜則退

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

李筌曰魏武破袁紹於官渡用許攸計燒輜重萬餘則其義
也 杜牧曰上文云五火變須發於內若敵居荒澤草穢或
營柵可焚之地即須及時發火不必更待內發作然後應之
恐敵人自燒野草我起火無益漢時李陵征匈奴戰敗為單
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蒹葭
用絕火勢 陳皞曰以時發之所謂天之燥月之宿在四星

也 賈林曰火可發於外不必待內應得時即應發不可拘於常勢也 梅堯臣同杜牧註 張預曰火亦可發於外不必須待作於內但有便則應時而發黃巾賊張角圍漢將皇甫嵩於長社賊依草結營嵩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陳賊驚亂遂敗走

火發上風無攻下風

曹公曰不便也 杜佑曰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進攻之必

爲所害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隋江東賊劉元進攻王世充於

延陵令把草東方因風縱火俄而迴風悉燒元進營軍人多死者 杜牧曰若是東則焚敵之東我亦隨以攻其東若火發東面攻其西則與敵人同受也故無攻下風則順風也若舉東可知其他也 梅堯臣曰逆火勢非便也敵必死戰

王皙曰或擊其左右可也 張預曰燒之必退退而逆擊之

必死戰則不便也

晝風久夜風止

曹公曰數當然也 杜佑曰數常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

動也夜風卒欲縱火亦當知風之長短也

據通典御覽補

李筌曰

不知始也 杜牧曰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梅堯臣曰凡晝

風必夜止夜風必晝止數當然也 王皙同梅堯臣註 張

預曰晝起則夜息數當然也故老子曰飄風不終朝

凡軍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

杜佑曰既知起五火之變當復以數消息其可否 杜牧曰

須筭星躔之數守風起日乃可發火不可偶然而爲之 梅

堯臣曰數星之躔以候風起之日然而發火亦當有防其變

張預曰不可止知以火攻人亦當防人攻已推四星之度
數知風起之日則嚴備守之

故以火佐攻者明

杜佑曰取勝明也

據通典補

梅堯臣曰明白易勝

張預曰用

火助攻灼然可以取勝

以水佐攻者強

杜佑曰水以為衝故強

梅堯臣曰勢之強也

張預曰水

能分敵之軍彼勢分則我勢強

水可以絕不可以奪

曹公曰火佐者取勝明也水佐者但可以絕敵道分敵軍不

可以奪敵蓄積

杜佑曰水但能絕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

以奪敵蓄積及計數也

從通典補

李筌曰軍者必守術數而佐

之水火所以明強也光武之敗王莽魏武之擒呂布皆其義
也以水絕敵人之軍分為二則可難以奪敵人之蓄積 杜
牧曰水可絕敵糧道絕敵救援絕敵奔逸絕敵衝擊不可以
久奪險要蓄積也 王皙曰強者取其決注之暴 張預曰
水止能隔絕敵軍使前後不相及取其一時之勝然不若火
能焚奪敵之積聚使之滅亡者韓信決水斬楚將龍且是一
時之勝曹公焚袁紹輜重紹因以敗是使之滅亡也水不若
火故詳於火而畧於水

夫戰勝攻取而不修其功者凶命曰費留

曹公曰若水之留不復還也或曰賞不以時但費留也賞善

不踰日也

李筌曰賞不踰日罰不踰時若功立而不賞有

罪而不罰則士卒疑惑日有費也

杜牧曰修者舉也夫戰

勝攻取若不藉有功舉而賞之則三軍之士必不用命也則有凶咎徒留滯費耗終不成事也 賈林曰費留惜費也 梅堯臣曰欲戰必勝攻必取者在因時乘便能作為功也作為功者修火攻水攻之類不可坐守其利也坐守其利者凶也是謂費留矣 王皙曰戰勝攻取而不修功賞之差則人不勸不勸則費財老師凶害也已 張預曰戰攻所以能必勝必取者水火之助也水火所以能破軍敗敵者士卒之用命也不修舉有功而與之凶咎之道也財竭師老而不得歸費留之謂也

故曰明主慮之良將修之

杜牧曰黃石公曰夫霸者制士以權結士以信使士以賞信衰則士疏賞虧則士不為用 賈林曰明主慮其事良將修

其功 梅堯臣曰始則君發其慮終則將修其功 張預曰

君當謀慮攻戰之事將當修舉剋捷之功

非利不動

御覽作不起按此與李筌杜牧本皆同

李筌曰明主賢將非見利不起兵 杜牧曰先見起兵之利

然後兵起 梅堯臣曰凡兵非利於民不興也 一作非利不

起也

非得不用

杜牧曰先見敵人可得然後用兵 賈林曰非得其利不用

也

非危不戰

曹公曰不得已而用兵 李筌曰非至危不戰 梅堯臣曰

凡用兵非危急不戰也所以重凶器也 張預曰兵凶器戰

危事須防禍敗不可輕舉不得已而後用

主不可以怒而興師通典御覽皆兩引作興軍

王皙曰不可但以怒也若息侯伐鄭張預曰因怒興師不

亡者鮮若息侯與鄭伯有違言而伐鄭君子是以知息之將

亡

將不可以愠而致戰御覽一引作合戰

王皙曰不可但以愠也若晉趙穿張預曰因忿而戰罕有

不敗若姚襄怒苻堅黃眉壓壘而陳因出戰為黃眉所敗是

也怒大於愠故以主言之愠小於怒故以將言之君則可以

興兵將則可以言戰

合於利而動通典御覽兩引動皆為用按九地篇亦云合於利而動也不合於利而止

曹公曰不得以已之喜怒而用兵也杜佑曰人主聚眾興

軍以道理勝負之計不可以已之私怒將舉兵則以策不可

以愠恚之故而合戰也賈林曰愠怒內作不顧安危固不

可也梅堯臣曰兵以義動無以怒興戰以利勝無以愠敗

張預曰不可因已之喜怒而用兵當顧利害所在尉繚子

曰兵起非可以忿也見勝則興不見勝則止

怒可以復喜愠可以復悅

張預曰見於色者謂之喜得於心者謂之悅

亡國不可以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

杜佑曰凡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破亡矣將愠怒而

鬥倉卒而合戰所傷殺必多怒愠復可以悅喜言亡國不可

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者言當慎之杜牧曰亡國者非能亡

人之國也言不度德不量力因怒興師因愠合戰則其兵自

死其國自亡者也。梅堯臣曰：一時之怒，可返而喜也；一時之愠，可返而悅也。國亡軍死，不可復已。王皙曰：喜怒無常，則威信去矣。張預曰：君因怒而興兵，則國必亡；將因愠而輕戰，則士必死。

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通典及御覽無全軍二字脫

杜牧曰：警言戒之也。梅堯臣曰：主當慎重，將當警懼。張

預曰：君常慎於用兵，則可以安國；將常戒於輕戰，則可以全軍。

孫子十家註卷十二終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

清孫星衍同校

用間篇曹公李筌曰：戰者必用間諜，以知敵之情實也。張預曰：欲素知敵情者，非間不可也。然用間

之道，尤須微密，故次火攻也。

孫子曰：凡興師十萬，出兵千里，百姓之費，公家之奉，日費千金，內外騷動，怠於道路。御覽無怠於道路句脫也。不得操事者，七十萬家。

曹公曰：古者八家為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言十萬之師舉，不事耕稼者，七十萬家。李筌曰：古者發一家之兵，則鄰里

三族共資之，是以不得耕稼者，七十萬家，而資十萬之眾矣。杜牧曰：古者一夫田一頃，夫九頃之地，中心一頃，鑿井樹

廬，八家居之，是為井田。怠，疲也。言七十萬家奉十萬之師，轉輸疲於道路也。梅堯臣曰：輸糧供用，公私煩役，疲於道路。

廢於耒耜也。曹說是也。張預曰：井田之法，八家爲鄰，一家從軍，七家奉之，興兵十萬，則輟耕作者七十萬家也。或問曰：重地則掠，疲於道路而轉輸何也？曰：非止運糧，亦供器用也。且兵貴掠敵者，謂深踐敵境，則當備其乏，故須掠以繼食，非專館穀於敵也。亦有積鹵之地，無糧可因，得不餉乎？相守數年，以爭一日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之情者，不仁之至也。

李筌曰：惜爵賞，不與間諜，令窺敵之動靜，是爲不仁之至也。杜牧曰：言不能以厚利使間也。梅堯臣曰：相守數年，則七十萬家所費多矣，而乃惜爵祿百金之微，不以遺間釣情取勝，是不仁之極也。王皙曰：怪財賞，不用間也。張預曰：相持且久，七十萬家財力一困，不知恤此，而反靳惜爵賞之

細，不以啗間求索，知敵情者，不仁之甚也。

非人之將也。

梅堯臣曰：非將人成功者也。

非主之佐也。

一本作非仁之佐也。梅堯臣曰：非以仁佐國者也。

非勝之主也。

梅堯臣曰：非致勝主利者也。張預曰：不可以將人，不可以

佐主，不可以主勝，勤勤而言者，嘆惜之也。

故明君賢將，所以動而勝人，成功出於衆者，先知也。

李筌曰：爲間也。杜牧曰：知敵情也。梅堯臣曰：主不妄動，

動必勝人，將不苟功，功必出衆，所以者何也？在預知敵情也。

王皙曰：先知敵情，制如神也。何氏曰：周官士師掌邦諜。

孫子十家言卷十三
蓋異國間伺之謂也。故兵家之有四機：二權曰事機，曰智權，皆善用間諜者也。故能敵人動靜，我預知矣。韋孝寬爲驃騎大將軍，鎮玉壁，孝寬善於撫御，能得人心。所遣間諜入齊者，皆爲盡力。亦有齊人得孝寬金貨，遙通書疏，故齊之動靜，朝廷皆先知之。時有主帥許益，孝寬委以心膂，令守一戍，益乃以城東入。孝寬怒，遣謀取之，俄而斬首而還。其能致物情如此。又李達爲都督義州宏農等二十一防諸軍事，每厚撫境外之人，使爲間諜。敵中動靜，必先知之。至有事泄被誅戮者，亦不以爲悔。其得人心也如此。張預曰：先知敵情，故動則勝人，功業卓然，超絕羣衆。先知者不可取於鬼神。張預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不可以禱祀而取。

不可象於事

曹公曰：不可以禱祀而求，亦不可以事類而求也。李筌曰：不可取於鬼神象類，唯間者能知敵之情。杜牧曰：象者類也。言不可以他事比類而求。梅堯臣曰：不可以卜筮知也。不可以象類求也。張預曰：不可以事之相類者擬象而求，不可驗於度。

曹公曰：不可以事數度也。李筌曰：度數也。夫長短闊狹，遠近小大，即可驗之於度數。人之情僞，度不能知也。梅堯臣曰：不可以度數驗也。言先知之難也。張預曰：不可以度數推驗而知。

必取於人知敵之情者也。

曹公曰：因人也。李筌曰：因間人也。梅堯臣曰：鬼神之情。

可以筮卜知形氣之物。可以象類求天地之理。可以度數驗唯敵之情。必由間者而後知也。張預曰：鬼神象類度數皆不可以求先知。必因人而後知敵情也。

故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

梅堯臣曰：五間之名也。張預曰：此五間之名。因間實為鄉

間。故下文云：鄉間可得而使。

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為神紀。通典御覽為作謂人君之寶也。

曹公曰：同時任用五間也。李筌曰：五間者。因五人用之。

杜牧曰：五間俱起者。敵人不知其情。泄形露之道。乃鬼神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賈林曰：紀。理也。言敵人俱莫知我以

何道。如通神理也。梅堯臣曰：五間俱起。以間敵而莫知我用之之道。是曰神妙之綱紀。人君之所貴也。張預曰：五間

循環而用。人莫能測其理。茲乃神妙之綱紀。人君之重寶也。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杜牧曰：因敵鄉國之人。而厚撫之。使為間也。晉豫州

刺史祖逖之鎮雍邱。愛人下士。雖疎交賤隸。皆恩禮而遇之。河上堡。因先有任子在胡者。皆聽兩屬。時遣游軍偽抄之。明其未附。諸塢主感戴。胡有異圖。輒密以聞。前後剋獲。蓋由於此。西魏韋孝寬使齊人斬許盆而來。猶其義也。賈林曰：讀

因間為鄉間。梅堯臣曰：因其國人利而使之。何氏曰：如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

孫子十家言卷十三
四
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張預曰因敵國人知其底裏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韋孝寬以金帛陷齊人而齊人遙通書疏是也

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

杜佑曰因其在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李筌曰因敵人失職之官魏用許攸也杜牧曰敵之官人有賢而失職者有過而被刑者亦有寵嬖而貪財者有屈在下位者有不得任使者有欲因敗喪以求展已之材能者有翻覆變詐常持兩端之心者如此之官皆可以潛通問遺厚貺金帛而結之因求其國中之情察其謀我之事復間其君臣使不和同也梅堯臣曰因其官屬

結而用之何氏曰如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互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也又隋陰壽為幽州總管高寶寧舉兵反壽討之寶寧奔于磧北壽班師留開府成道昂鎮之寶寧遣其子僧伽率輕騎掠城下而去尋引契丹靺鞨之眾來攻道昂苦戰連日乃退壽患之於是重賄寶寧又遣人陰間其所親任者趙世模王威等月餘世模率其眾降寶寧復走契丹為其麾下趙修羅所殺北邊遂安又唐太宗討寶建德入武牢進薄其營多所傷殺凌敬進說曰宜悉

兵濟河攻取懷州河陽使重將居守更率眾鳴鼓建旗踰太行入上黨先聲後實傳檄而定漸趨壺口稍駭蒲津收河東之地此策之上也行必有三利一則入無人之境師有萬全二則拓土得兵三則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王世充之使長孫安世陰齎金玉啗其諸將以亂其謀眾咸進諫曰凌敬書生耳豈可與言戰乎建德從之退而謝敬曰今眾心甚銳此天贊我矣因此決戰必然大捷已依眾議不得從公言也敬固爭建德怒杖出焉於是悉眾進逼武牢太宗按甲挫其銳建德中槍竄於牛口渚車騎將軍白士讓楊武威生獲之又王翦爲秦將攻趙趙使李牧司馬商禦之李牧數破走秦軍殺秦將桓齮翦惡之乃多與趙王寵臣郭開等金使爲反間曰李牧司馬商欲與秦廢趙以多取封於秦趙王疑之使趙

葱及顏聚代將斬李牧廢司馬商後三月翦因急擊趙大破殺趙葱虜趙王遷及其將顏聚也張預曰因其失意之官或刑戮之子弟凡有隙者厚利使之晉任析公吳納子胥皆近之

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

杜佑曰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爲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師相語是曰反間據通典御覽補李筌曰敵有間來窺我得失我厚賂之而令反爲我間也杜牧曰敵有間來窺我我必先知之或厚賂誘之反爲我用或佯爲不覺示以僞情而縱之則敵人之間反爲我用也陳平初爲漢王護軍尉項羽圍於滎陽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和項王勿聽平曰顧楚

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以爲然。乃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平旣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昧等爲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爲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爲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卽佯驚。又曰。吾以爲亞父使。乃項王使也。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使歸。具以報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疽發而死。卒用陳平之計滅楚也。梅堯臣曰。或以僞事給之。或以厚利啗之。王哲曰。反敵間。反爲我間也。或留之。使言其情。又或示以

詭形而遣之。何氏曰。如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樂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之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卽墨。以待其事。齊人所懼。惟恐他將之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樂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辱先人。燕人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破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又秦師圍趙閼與。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隨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又范雎爲秦昭王將。使左庶長王齕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齕因攻趙。趙使廉頗將。廉頗堅壁以待。秦數挑戰。趙兵不出。趙王

數以爲讓而睢使人行千金於趙爲反間曰秦之所惡獨畏趙括耳廉頗軍易與且降矣趙王旣怒廉頗軍多亡失數敗又反堅壁不戰又聞秦反間之言因使括代頗秦聞括將以白起爲上將軍射殺括及坑降卒四十萬張預曰敵有間來或重賂厚禮以結之告以僞辭或佯爲不知疎而慢之示以虛事使之歸報則反爲我利也趙奢善食秦間漢軍佯驚楚使是也

死間者爲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傳於敵通典御覽傳皆作待按此與李筌本也同

杜佑曰作誑詐之事於外佯漏泄之使吾間知之吾間至敵中爲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

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叛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故爲貸免相勅勿泄佯不秘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李筌曰情詐爲不足信吾知之今吾動此間而待之此筌以待字爲非傳也杜牧曰誑者詐也言吾間在敵未知事情我則詐立事跡令吾間憑其詐跡以輸誠於敵而得敵信也若吾進取與詐跡不同間者不能脫則爲敵所殺故曰死間也漢王使酈生說齊下之齊罷守備韓信因而襲之田橫怒烹酈生此事甚近梅堯臣曰以誑告敵事乖必殺王皙曰詐而間使敵得之間以吾詐告敵事決必殺之也何氏曰如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羣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武公怒而戮之曰胡

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已不備。鄭襲而取之。此用死間之勢也。又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二國。揚言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虞。超卽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斯亦同死間之勢。又李靖伐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不備。靖因掩擊破之。張預曰。欲使敵人殺其賢能。乃令死士持虛僞以赴之。吾間至敵。爲彼所得。彼以誑事爲實。必俱殺之。我朝智太尉嘗貸人死。使僞爲僧。吞蠟彈入西夏。至則爲其所囚。僧以彈告。卽下之。開讀。乃所遺彼謀臣書也。戎主怒。誅其臣。并殺間僧。此其義也。然死間之事。非一。或使吾間詣敵。約和我。反伐之。則間者立死。酈生烹於齊王。唐儉殺於突厥。是也。

生間者反報也

杜佑曰。擇已之有賢材智能。能自開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所爲。已知其實。還以報我。故曰生間。李筌曰。往來之使。杜牧曰。往來相通報也。生間者。必取內明外愚。形劣心壯。趨捷勁勇。閉於鄙事。能忍饑寒垢耻者爲之。賈林曰。身則公行。心乃私覘。往反報復。常無所害。故曰生間。梅堯臣曰。使智辨者往覘其情。而以歸報也。何氏曰。如華元登子反之牀而歸。又如隋達奚武爲東秦刺史。時齊神武趣沙苑。太祖遣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得其軍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
如法者。往往撻之。具知敵之情狀。以告太祖。太祖深嘉焉。遂破之。張預曰。選智能之士。往視敵情。歸以報我。若婁敬知

匈奴之強以告高祖之類然生間之事亦眾或已欲退告敵以戰或已欲戰告敵以退若秦行人夜戒晉師囚來日請相見與駢曰使者目動而言肆懼我也秦果夜遁又呂延攻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遣間稱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延不從遂爲所敗是也

故三軍之親

原本作事從通典御覽改正

莫親於間

杜佑曰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爲敵用洩我情實杜牧

曰受辭指蹤在於臥內梅堯臣曰入幄受詞最爲親近

王皙曰以腹心親結之張預曰三軍之士然皆親撫獨於

間者以腹心相委是最爲親密也

賞莫厚於間

杜佑曰厚賞之賴其用梅堯臣曰爵祿金帛我無愛焉

王皙曰軍功之賞莫厚於此張預曰非高爵厚利不能使間陳平曰願出黃金四十萬斤間楚君臣

事莫密於間

杜佑曰間事不密則爲已害杜牧曰出口入耳也密一作

審梅堯臣曰幾事不密則害成王皙曰獨將與謀張

預曰惟將與間得聞其事非密與

非聖智不能用間

杜佑曰不能得間人之用也

從通典御覽補

杜牧曰先量間者之

性誠實多智然後可用之厚貌深情險於山川非聖人莫能

知梅堯臣曰知其情偽辨其邪正則能用王皙曰聖通

而先識智明於事張預曰聖則事無不通智則洞照幾先

然後能爲間事或曰聖智則能知人

非仁義不能使間

孟氏曰太公曰仁義著則賢者歸之賢者歸之則其間可用也 陳皞曰仁者有恩以及人義者得宜而制事主將者既能仁結而義使則間者盡心而覘察樂爲我用也 梅堯臣曰撫之以仁示之以義則能使 王哲曰仁結其心義激其節仁義使人有何不可 張預曰仁則不愛爵賞義則果決無疑既陷以厚利又待以至誠則間者竭力

非微妙不能得間之實

通典本微妙作微密御覽同

杜佑曰精微用意密不泄漏 杜牧曰間亦有利於財寶不得敵之實情但將虛辭以赴我約此須用心淵妙乃能酌其情僞虛實也 梅堯臣曰防間反爲敵所使思慮故宜幾微臻妙 王哲曰謂間者必性識微妙乃能得所間之事實

張預曰間以利害來告須用心淵微精妙乃能察其真僞微哉微哉無所不用間也

杜牧曰言每事皆須先知也 梅堯臣曰微之又微則何所不知 王哲曰丁寧之當事事知敵之情也 張預曰密之又密則事無巨細皆先知也

間事未發而先聞者間與所告者皆死

通典作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御覽同

杜牧曰告者非誘間者則不得知間者之情殺之可也 陳皞曰間者未發其事有人來告其聞者所告者亦與間者俱殺以滅口無令敵人知之 梅堯臣曰殺間者惡其泄殺告者滅其言 何氏曰兵謀大事泄者當誅告人亦殺恐傳諸衆 張預曰間敵之事謀定而未發忽有聞者來告必與間俱殺之一惡其泄一滅其口秦已間趙不用廉頗秦乃以白

起爲將令軍中曰有泄武安君將者斬此是已發其事尙不欲泄況未發乎

凡軍之所欲擊城之所欲攻人之所欲殺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令吾間必索知之

杜佑曰守謂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必先知之爲親舊有急則呼之則不見而止亦因此知敵之情李筌曰知其姓名則易取也杜牧曰凡欲攻戰必須知敵所用之人賢愚巧拙則量材以應之漢王遣韓信曹參灌嬰擊魏豹問曰魏大將誰也對曰柏直漢王曰是口尙乳臭不能當韓信騎將誰也曰馮敬曰是秦將馮無擇子也雖賢不能當灌嬰步卒將誰也曰項它曰是不能當曹參吾無患矣陳皞曰此言敵人左右姓名必

須我先知之或敵使來間我當使間去若不知其左右姓名則不能成間者之說漢高伐秦至曉關張良曰吾聞其將賈豎爾可以利啗之又曰其將雖曰欲和其軍士未肯不如因其懈而擊之乃進兵擊破之又宋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若非素知門人舍人左右姓名先使開導之又何由得其床也梅堯臣曰凡敵之左右前後之姓名皆須審省而令吾間先知則吾間可行矣王皙曰不可臨事求也

張預曰守將守官任職之將也謁者典賓客之將也門者關吏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凡欲擊其軍欲攻其城欲殺其人必先知此左右之姓名則可也欲潛入其軍則呼其名姓而往若華元夜登子反之床以告宋病杜元凱註引此文謂元用此術得以自通是也又漢高祖入韓信臥內取其印亦近之

必索敵人之間來間我者因而利之導而舍之

通典御覽無必索二字

杜佑曰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導而舍止之則可令詭其辭

故反間可得而用也

曹公曰舍居止也 杜佑曰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 杜牧

曰敵間之來必誘以厚利而止舍之使為我反間也 梅堯

昌曰必探索知敵之來間者因而利誘之引而舍止之然後

可為我反間也 王皙曰此留敵間以詢其情者也必謹舍

之曲為辯說深致情愛然後陷以大利威以大刑自非至忠

於其君王者皆為我用矣 張預曰索求也求敵間之來窺

我者因以厚利誘導而館舍之使反為我間也言舍之者謂

稽留其使也淹延既久論事必多我因得察敵之情下文言

四間皆因反間而知非久留其人極論其事則何以悉知

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

今本通典鄉間作因間後人妄改也

杜佑曰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 杜牧

曰若敵間以利導之尚可使為我反間因此乃知厚利亦可

使鄉間內間也此言使間非利不可故上文云相守數年爭

石之勝而愛爵祿百金不知敵情者不仁之至也下文皆

同其義也 陳皞曰此說疎也言敵使間來以利陷之誘令

止舍因得敵之情因間內間可使反間誘而使之 梅堯臣

曰其國人之可使者其官人之可用者皆因反間而知之

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鄉人之貪利者官人之有隙者誘而

使之

因是而知之故死間為誑事可使告敵

通典下有因是可得而攻也句御覽同

杜佑曰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反可使知其敵之腹心所
在據通典御覽補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可誑之事使死間往告

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

杜牧曰可使往來如期陳皞曰言五間皆循環相因惟生
間可使如期梅堯臣曰令吾間以誑告敵者須因反間而
知敵之可誑也生間以利害覘敵情須因反間而知其疎密
則可往得實而歸如期也張預曰因是反間知彼之情故
生間可往復如期也

五間之事主必知之

李筌曰孫子殷勤於五間主切知之
知之必在於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

杜佑曰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而反間者五間
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杜牧曰鄉間內間死間生間
四間者皆因反間知敵情而能用之故反間最切不可不厚
也梅堯臣曰五間之始皆因緣於反間故當厚遇之張
預曰人主當用五間以知敵情然五間皆因反間而用則是
反間者豈可不厚待之耶

昔殷之興也伊摯在夏

曹公曰伊摯伊尹也

周之興也呂牙在殷

曹公曰呂牙太公也梅堯臣曰伊尹呂牙非叛於國也夏
不能任而殷任之殷不能用而周用之其成大功者為民也
何氏曰伊呂聖人之耦豈為人間哉今孫子引之者言五

間之用。須上智之人。如伊呂之才智者。可以用間。蓋重之之辭耳。張預曰。伊尹夏臣也。後歸於殷。呂望殷臣也。後歸於周。伊呂相湯武。以兵定天下者。順乎天而應乎人也。非同伯州犁之奔楚。苗賁皇之適晉。狐庸之在吳。士會之居秦也。故惟明君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之所恃而動也。

李筌曰。孫子論兵。始於計而終於間者。蓋不以攻爲主。爲將者可不慎之哉。杜牧曰。不知敵情。軍不可動。知敵之情。非間不可。故曰。三軍所恃而動。李靖曰。夫戰之取勝。此豈求於天地在乎。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卽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廖

陳軫蘇秦張儀范雎等。皆憑此而成功也。且間之道有五焉。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辭焉。有因其仕子。故洩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僞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祕。重之以賞。密之又密。始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旁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致之。敵有親貴左右。多辭誇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揣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處。矯致慇懃。僞相親暱。朝夕慰諭。倍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夕令使獨與已伴居。我遣聰耳者。潛於複壁中聽之。使旣遲違。恐彼恠責。

必是竊論心事。我知事計，遣使用之。且夫用間，人亦用間。以間已，已以密往。人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人來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爲不覺，舍止而善飯之。微以我僞言誑事示以前，卻期會，則我之所須爲，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以爲實，我卽乘之而得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自容，不權宜以爲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陳皞曰：晉伯州犁奔楚，楚苗賁皇奔晉，及晉楚合戰於鄢陵，苗賁皇在晉侯之側，伯州犁侍於楚王，二人各言舊國長短之情，然則晉所以勝楚者，楚所以敗者，其故何也？二子則有優劣也。是知用間之道，間

敵之情，得不慎擇其人，深究其說也。故上文云：非聖智莫能用間者。夫聖智知人，人卽附之。賢者受知，則戮力爲效。非聖非智，必猜必忌。公道不啟，仁義不施，則義士賢人因而銜憤。此將上天不祐，幽有鬼神，設無人事之變，恐有陰誅之禍。豈上智之士爲其用哉？故上文云：非仁義莫能使間。然則湯武之聖，伊呂宜用。伊呂獲用，事宜必濟。聖賢一會，交泰時乘，道合乾坤，功格寰宇。當其耕夫於畎畝，釣叟於渭濱，知我者誰能無念也。賈林曰：軍無五間，如人之無耳目也。王皙曰：未知敵情也，不可動也。張預曰：用師之本在知敵情，故曰：此兵之要也。未知敵情，則軍不可舉。故曰：三軍所恃而動也。然處十三篇之末者，蓋非用兵之常也。若計戰攻形勢虛實之類，兵動則用之，至於火攻與間，則有時而爲耳。

孫子十家註卷十三終

天保十三年刻
嘉永六年重刻

七十八枚

